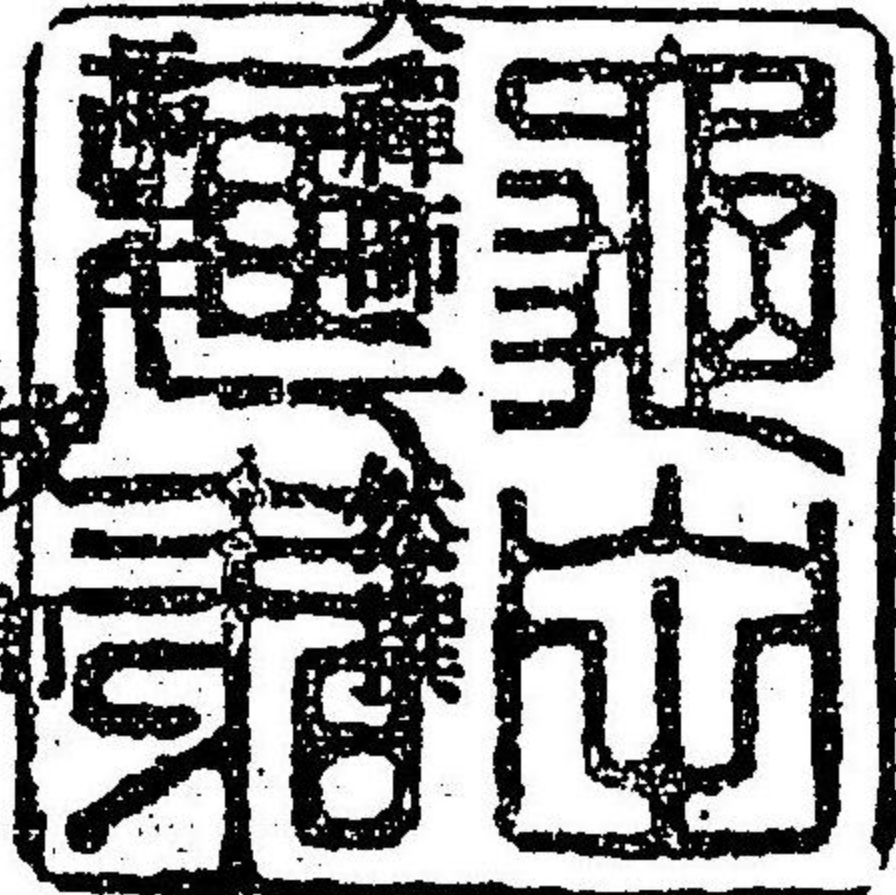


210064

遺事卷第二

國尊曹溪宗迦知山下鱗角寺住持圓鏡冲照大禪師

文學博士坪井九



日下寬

篇首疑脫標
題紀異第二

文虎王法敏

王初即位。龍朔辛酉。泗泚南海中有死女尸。身長七十三尺。足長六尺。陰長三尺。或云。身長十八尺。在封乾二年丁卯。

總章戊辰。王統兵。與仁間欽純等至平壤。會唐兵滅麗。唐帥李勣

獲高滅王還國。王之性高故云高滅。按唐書高記。現慶五年庚申。蘇定方等征百濟。後十二月大將軍契如。何爲

按至何當入
本文唐書高

宗紀契如何
作契慈何力

通鑑高臨作
高侃臨恐侃
誤

與疑與訛

涇道行軍大總管。蘇定方爲遼東道大總管。劉伯英爲平壤道大
總管。以伐高麗。又明年辛酉正月。蕭嗣業爲扶餘道總管。任雅相
爲涇江道總管。率三十五萬軍以伐高麗。八月甲戌。蘇定方等及
高麗戰于涇江。敗亡。乾封元年丙寅六月。以龐同善高臨薛仁貴
李謹行等爲後援。九月。龐同善及高麗戰敗之。十二月己酉。以
李勣爲遼東道行臺大總管。率六總管兵以伐高麗。總章元年戊
辰九月癸巳。李勣獲高滅王。十二月丁巳。獻俘于帝。上元元年甲
戌二月。劉仁軌爲雞林道總管。以伐新羅。而鄉古記云。唐遣陸路
將軍孔恭水路將軍有相興新羅金庾信等滅之。而此云仁問欽
純等無庾信。未詳。時唐之游兵諸將兵有留鎮而將謀襲我者。王

覺之。發兵之明年。高宗使召仁問等讓之曰。爾請我兵以滅麗。害
之何耶。乃下圓扉鍊兵五十萬。以薛邦爲帥。欲伐新羅。時義相師
西學入唐來見仁問。仁問以事諭之。相乃東還上聞。王甚悼之。會
群臣問防禦策。角干金天尊奏曰。近有明朗法師入龍宮。傳秘法
而來。請詔問之。朗奏曰。狼山之南有神遊林。創四天王寺於其地。
開設道場則可矣。時有貞州使走報曰。唐兵無數至我境。廻槩海
上。王召明朗曰。事已逼至如何。朗曰。以彩帛假構宜矣。乃以彩帛
營寺。草構五方神像。以瑜珈明僧十二員。明朗爲上首。作文豆婁
秘密之法。時唐羅兵未交接。風濤怒起。唐舡皆沒於水。後改剎寺。
名四天王寺。至今不墜壇席。國史大改。初在後年辛未。唐更遣趙

注大疑云

憲爲帥。亦以五萬兵來征。又作其法。舡沒如前。是時翰林郎朴文俊隨仁問在獄中。高宗召文俊曰。汝國有何密法。再發大兵無生還者。文俊奏曰。陪臣等來於上國一十餘年。不知本國之事。但遙聞一事爾。厚荷上國之恩。一統三國。欲報之德。新剏天王寺於狼山之南。祝皇壽萬年。長開法席而已。高宗聞之大悅。乃遣禮部侍郎樂鵬龜使於羅審其寺。王先聞唐使將至。不宜見茲寺。乃別剏新寺於其南待之。使至曰。必先行香於皇帝祝壽之所天王寺。乃引見新寺。其使立於門前曰。不是四天王寺。乃望德遙山之寺。終不入。國人以金一千兩贈之。其使乃還奏曰。新羅剏天王寺。祝皇壽於新寺而已。因唐使之言。因名望德寺。或系孝昭王代誤矣王聞文俊善

奏。帝有寬赦之意。乃命強首先生作請放仁問表。以舍人遠禹奏於唐。帝見表流涕。赦仁問慰送之。仁問在獄時。國人爲剏寺。名仁容寺。開設觀音道場。及仁問來還。死於海上。改爲彌陀道場。至今猶存。大王御國二十一年。以永隆二年辛巳崩。遺詔葬於東海中大巖上。王平時常謂智義法師曰。朕身後願爲護國大龍。崇奉佛法。守護邦家。法師曰。龍爲畜報何。王曰。我厭世間榮華久矣。若麤報爲畜。則雅合朕懷矣。王初即位置南山長倉。長五十步。廣十五步。貯米穀兵器。是爲右倉。天恩寺西北山上。是爲左倉。別本云。建福八年辛亥築南山城。周二千八百五十步。則乃真德王代始築。而至此乃重修爾。又始築富山城。三年乃畢。安北河邊築鐵城。又

異疑具

七下疑脫日

今忠州當作
今原州北原

欲築京師城郭。既令真吏。時義相法師聞之。致書報云。王之政教明。則雖草丘畫地而為城。民不敢踰。可以潔災進福。政教苟不明。則雖有長城。災害未消。王於是正罷其役。麟德三年丙寅三月十日。有人家婢名吉伊。一乳生三子。總章三年庚午正月七。漢岐部一山級干一作成山阿干。婢一乳生四子。一女三子。國給穀二百石以賞之。又伐高麗。以其國王孫還國。置之真骨位。王一日召庶弟車得公曰。汝為冢宰。均理百官。平章四海。公曰。陛下若以小臣為宰。則臣願潛行國內。示民間徭役之勞逸。租賦之輕重。官吏之清濁。然後就職。王聽之。公著緇衣。把琵琶為居士形。出京師。經由阿瑟羅州。今滇牛首州。今春北原京州。今忠至於武珍州。今海陽

京本高句麗
平原郡新羅
文武王置北
原京高麗太
祖二十三年
改原州今江
原道州也忠
州本高句麗
國原城一云
末乙省新羅
真興王置小
京景德王改
中原京高麗
太祖二十三
年改忠州高
宗四十一年
為國原京今
忠清道州也
今海陽百濟
武珍州一云

巡行里閭。州吏安吉見是異人。邀致其家。盡情供億。至夜安吉喚妻妾三人曰。今茲侍宿客居士者。終身偕老。二妻曰。寧不並居。何以於人同宿。其一妻曰。公若許終身並居。則承命矣。從之。詰旦居士欲辭行。時曰。僕京師人也。吾家在皇龍皇聖二寺之間。吾名端午也。俗為端午主人若到京師。尋訪吾家幸矣。遂行到京師居家宰。國之制每以外州之吏一人上守京中。諸曹注今之其人也。安吉當次上守至京師。問兩寺之間端午居士之家。人莫知者。安吉久立道左。有一老翁經過。聞其言良久。佇思曰。二寺間一家殆大內也。端午者乃車得令公也。潛行外郡時。殆汝有緣契乎。安吉陳其實。老人曰。汝去宮城之西。故正門。待宮女出入者告之。安吉從

奴只新羅景
德王十六年
改武州後百
濟班蓋改光
州高麗成宗
改海陽縣忠
烈王時稱武
珍州今全羅
道光州也
家宰疑家宰
今下之疑乏
與疑與訛

噴疑漁

之。告武珍州安吉進於門矣。公聞而走出。携手入宮。喚出公之妃。與安吉共宴。具饌至五十味。聞於上。以星浮山一作星下為武珍州。上守繞木田。禁人樵採。人不敢近。內外欽羨之。山下有田三十畝。下種三石。此田稔歲。武珍州亦稔。否則亦否云。

萬波息笛

第三十一神文大王。諱政明。金氏。開耀元年辛巳七月七日即位。為聖考文武大王創感恩寺於東海邊。寺中記云。文武王欲續後為海龍。其子神文立。開耀二年。舉排金堂。砌下東向。開一穴。乃龍之入寺。旋繞之。備蓋。遺詔之。藏骨處。名大王岩。寺名感恩寺。後見龍現形處。明年壬午五月朔。一本云。天授元年。誤矣。海官波珍噴朴夙清奏曰。東海中有小山浮來向感恩寺。隨波往來。王異之。命日官金春

質一作春占之。曰。聖考今為海龍鎮護三韓。抑又金公庚信乃三十天之一子。今降為大臣。二聖同德。欲出守城之寶。若陛下行幸海過。必得無價大寶。王喜。以其月七日駕幸利見臺。望其山。遣使審之。山勢如龜頭。上有一竿竹。晝為二。夜合一。一云。山亦晝使來奏之。王御感恩寺宿。明日午時。竹合為一。天地振動。風雨晦暗。七日。至其月十六日。風霽波平。王泛海入其山。有龍奉黑玉帶來獻。迎接共坐。問曰。此山與竹或判或合如何。龍曰。比如一手拍之。無聲。二手拍則有聲。此竹之為物。合之然後有聲。聖王以聲理天下之瑞也。王取此竹。作笛吹之。天下和平。今王考為海中大龍。庚信復為天神。二聖同心。出此無價大寶。令我獻之。王驚喜。以五色錦

彩金玉酬賽之。勅使斫竹出海時。山與龍忽隱不現。王宿感恩寺。十七日到祇林寺西溪邊。留駕晝饌。太子理恭即孝昭大王守闕。聞此事走馬來賀。徐察奏曰。此玉帶諸窠皆真龍也。王曰。汝何知之。太子曰。摘一窠沈水示之。乃摘左邊第二窠沈溪。即成龍上天。其地成淵。因號龍淵。駕還。以其竹作笛。藏於月城天尊庫。吹此笛則兵退病愈。旱雨雨晴。風定波平。號萬波息笛。稱為國寶。至孝昭大王代。天授四年癸巳。因失禮郎生還之異。更封號曰万万波波息笛。詳見彼傳。

孝昭王代

竹旨郎亦作竹曼。亦名智官。

第三十二孝昭王代。竹曼郎之徒有得鳥一云谷級于。隸名於風流。

黃卷。追日仕進。隔旬日不見。郎喚其母。問爾子何在。母曰。幢典牟梁益宣阿干。以我子差富山城倉。直馳去。行急未暇告辭於郎。郎曰。汝子若私事適彼。則不須尋訪。今以公事進去。須歸享矣。乃以舌餅一合酒一缸。卒左人鄉云皆此知。言奴僕也。而行。郎徒百三十七人亦具儀侍從。到富山城。問閭人。得烏失奚在。人曰。今在益宣田。隨例赴役。郎歸田。以所將酒餅饗之。請暇於益宣。將欲偕還。益宣固禁不許。時有使吏侃珍管收推火郡。能節租三十石輸送城中。美郎之重士風味鄙宣。暗塞不通。乃以所領三十石贈益宣。助請。猶不許。又以珍節舍知騎馬鞍具貽之。乃許。朝廷花主聞之。遣使取益宣。將洗浴其垢醜。宣逃隱。掠其長子而去。時仲冬極寒之日。浴洗

品疑侃訛

於城內池中。仍合凍死。大王聞之。勅牟梁里人從官者。並合黜。遣更不接公署。不著黑衣。若為僧者。不合入鐘鼓寺中。勅史上侃玆子孫為秤定戶孫標異之。時園測法師是海東高德。以牟梁里人故不授僧職。初述宗公為朔州都督使。將歸理所。時三韓兵亂。以騎兵三千護送之。行至竹旨嶺。有一居士平理其嶺路。公見之。歎美。居士亦善公之威勢。赫甚。相感於心。公赴州理。隔一朔。夢見居士入于房中。室家同夢。驚恠□甚。翌日使人問其居士安否。人曰。居士死有日矣。使來還告其死。與夢同日矣。公曰。殆居士誕於吾家爾。更發卒修葬於嶺上北峯。造石彌勒一軀。安於塚前。妻氏自夢之日有娠。阮誕。因名竹旨。壯而出仕。與庾信公為副帥。統三韓。

惟下疑太

阮疑既訛

真德太宗文武神文四代為冢宰。安定厥邦。初得烏谷慕郎而作歌曰。去隱春皆理米。毛冬居叱沙哭屋尸。以憂音。阿冬音。乃叱好支賜烏隱。兒史年數就音墮支行齊。目煙廻於尸七。史伊衣。逢烏支惡知作乎下是。郎也慕理尸心未。行乎尸道尸。蓬吹叱巷中宿尸夜音有叱下是。

聖德王

第三十三聖德王。神龍二年丙午。歲不登。人民飢甚。丁未正月初一日至七月三十日救民給租。一口一日三升為式。終事而計三十萬五百碩也。王為太宗大王。勅奉德寺。設仁王道場。七日大赦。始有侍中職。一本系成王

水路夫人

冥冥音通

聖德王代。純貞公赴江陵大守。州今冥行次海汀。晝饈。傍有石嶂。如屏臨海。高千丈。上有躑躅花盛開。公之夫人水路見之。謂左右曰。折花獻者其誰。從者曰。非人跡所到。皆辭不能。傍有老翁牽犍牛而過者。聞夫人言。折其花。亦作歌詞獻之。其翁不知何許人也。便行二日程。又有臨海亭。晝饈。次海龍。忽攬夫人入海。公顛倒躡地。計無所出。又有一老人告曰。故人有言。衆口鑠金。今海中傍生。何不畏衆口乎。宜進界內。民作歌唱之。以枝打岸。□可見夫人矣。公從之。龍奉夫人出海獻之。公問夫人海中事。四七寶宮殿。所饈甘滑香潔。非人間煙火。此夫人衣襲異香。非世所聞。水路姿容絕代。

四疑曰

每經過深山大澤。屢被神物掠攬。衆人唱海歌。詞曰。龜乎龜乎。出水路。掠人婦女罪何極。汝若悖逆不出獻。入網捕掠燔之喫。老人獻花歌曰。紫布岩乎。過希執音乎。手母牛放教遣。吾盼不喻。慚盼伊賜等。花盼折叱。可獻乎。理音如。

孝成王

開元十年壬戌十月。始築關門於毛火郡。今毛火村。屬慶州東南境。乃防日本塞垣也。周廻六千七百九十二步。五尺。役徒三萬九千二百六十二人。掌員元真角干。開元二十一年癸酉。唐人欲征北狄。請兵新羅。客使六百四人來還國。

景德王

忠談師

表訓大德

德經等大王備禮受之。王御國二十四年。五岳三山神等時或現侍於殿庭。三月三日。王御啟正門樓上。謂左右曰。誰能途中得一員榮服僧來。於是適有一大德。威儀鮮潔。徜徉而行。左右望而引見之。王曰。非吾所謂榮僧也。退之。更有一僧。被衲衣負櫻筒。一作荷囊從南而來。王喜見之。邀致樓上。視其筒中。盛茶具已。曰。汝為誰耶。僧曰。忠談。曰。何所歸來。僧曰。僧每重三重九之日。烹茶饗南山三花嶺彌勒世尊。今茲既獻而還矣。王曰。寡人亦一甌茶有分乎。僧乃煎茶獻之。茶之氣味異常。甌中異香郁烈。王曰。朕嘗聞師讚耆婆郎詞腦歌。其意甚高。是其果乎。對曰。然。王曰。然則為朕作理安民歌。僧應時奉勅歌呈之。王佳之。封王師焉。僧再拜固辭不受。安

原本古作右
今改

民歌曰。君隱父也。臣隱愛賜尸母史也。民焉狂尸恨阿孩古為賜尸知民是愛尸知古如。窟理叱大勝生以支所音物生此勝喰惡支治良羅。此地勝捨遣只於冬是去於丁。為尸知國惡支持以。支知古如。後句。君如臣多支民隱如。為內尸等焉國惡大平恨音叱如。

讚耆婆郎歌曰

咽鳴爾處米。露曉邪隱月羅理。白雲音逐于淨去隱安支下。沙是八陵隱汀理也中。耆郎矣貌史是史藪邪。逸烏川理叱積惡希。郎也持以支如賜烏隱。心未際叱勝逐內良齊。阿耶。栢史叱枝次高支好。雪是毛冬乃乎尸花判也。

王玉莖長八□無子廢之。封沙梁夫人。後妃滿月夫人諡景垂太后。依忠角干之女也。王一日詔表訓大德曰。朕無祐不獲其嗣。願大德請於上帝而有之。訓上告於天帝。還來奏云。帝有言。求女即可。男即不宜。王曰。願轉女成男。訓再上天請之。帝曰。可則可矣。然為男則國殆矣。訓欲下時。帝又召曰。天與人不可亂。今師往來如隣里。漏洩天機。今後宜更不通。訓來以天語諭之。王曰。國雖殆。得男而為嗣足矣。於是滿月王后生太子。王喜甚。至八歲王崩。太子即位。是為惠恭大王。幼冲故太后臨朝。政條不理。盜賊蜂起。不遑備禦。訓師之說驗矣。小帝既女為男故。自期醉至於登位。常為婦女之戲。好佩錦囊。與道流為戲。故國有大亂。修為宣德與金良相。

修終普通

所弑。自表訓後。聖人不生於新羅云。

惠恭王

大曆之初。康州官署大堂之東。地漸陷成池。一本大寺東小池從十三尺。橫七尺。忽有鯉魚五六。相繼而漸大。淵亦隨大。至二年丁未。又天狗墜於東樓南頭。如瓮。尾三尺許。色如烈火。天地亦振。又是年。今浦縣稻田五頃中。皆米顛成穗。是年七月。北宮庭中先有二星墜地。又一星墜。三星皆沒入地。先時宮北廁園中。二莖蓮生。又奉聖寺田中生蓮。虎入禁城中。追覓失之。角干大恭家梨木上雀集無數。據安國兵法下卷云。天下兵大亂。於是大赦修省。七月三日。大恭角干賊起。王都及五道州郡并九十六角干相戰。大亂。大恭角

于家亡。輸其家資寶帛于王宮。新城長倉火燒。逆黨之寶穀在沙梁牟梁等里中者。亦輸入王宮。亂彌三朔乃息。被賞者頗多。誅死者無算也。表訓之言國殆是也。

元聖大王

伊殮金周元初為上宰。王為角干居二宰。夢脫幞頭著素笠。把十二絃琴入於天官寺井中。覺而使人占之。曰。脫幞頭者失職之兆。把琴者著枷之兆。入井入獄之兆。王聞之甚患。杜門不出。于時阿殮餘三或本餘山來通謁。王辭以疾不出。再通曰。願得一見。王諾之。阿殮曰。公所忌何事。王具說占夢之由。阿殮與拜曰。此乃吉祥之夢。公若登天位而不遺我。則為公解之。王乃辟禁左右而請解。

或本餘山四字恐分註

之。白。脫幞頭者人無居上也。著素笠者冕旒之兆也。把十二絃琴者。十二孫傳世之兆也。入天官井。入宮禁之瑞也。王曰。上有周元何居上位。阿殮曰。請密祀北川神可矣。從之。未幾宣德王崩。國人欲奉周元為王。將迎入宮。家在川北。忽川漲不得渡。王先入宮即位。上宰之徒眾皆來附之。拜賀新登之主。是為元聖大王。諱敬信金武。蓋厚夢之應也。周元退居溟州。王既登極。時餘山已卒矣。召其子孫賜爵。王之孫有五人。惠忠太子。憲平太子。禮英。匣干。大龍夫人。小龍夫人等也。大王誠知窮達之變。故有身空詞腦歌。歌亡未詳王之考大角干。孝讓傳祖宗。乃傳於王。王得之。故厚荷天恩。其德遠輝。貞元二年丙寅十月十一日。日本王文慶按日本

注年疑代訛

五十五年文德王疑是也餘無文或本云是王太子舉兵欲伐新羅。聞新羅有万波息笛退兵。以金五十兩遣使請其笛。王謂使曰。朕聞上世真平王代有之耳。今不知所在。明年七月七日。更遣使以金一千兩請之曰。寡人願得見神物而還之矣。王亦辭以前對。以銀三千兩賜其使。還金而不受。八月使還。藏其笛於內黃殿。王即位十一年乙亥。唐使來京。留一朔而還。後一日有二女進內庭。奏曰。妾等乃東池青池青池即東京寺之泉也。寺記云。泉乃東海龍往來聽法之地。寺乃真平王所造。五百聖乘。五層塔。并納田民焉。二龍之妻也。唐使將河西國二人而來。呪我夫。二龍及芬皇寺井等三龍變為小魚。筒貯而歸。願陛下勅二人留我夫等護國龍也。王追至河陽館。親賜享宴。勅河西人曰。爾輩何得取我三龍至此。若不以實

注字以下二十二字換入
本文宜割為
註
田恐由訛

告必加極刑。於是出三魚獻之。使放於三處。各湧水丈餘。喜躍而逝。唐人服王之明聖。王一日請皇龍寺注或本云華嚴寺又金剛寺香蓋以寺名經名光混之也。釋智海入內。稱華嚴經五旬。沙彌妙正每洗鉢於金光井田大賢法師得名邊。有一鼈浮沈井中。沙彌每以殘食餽而為戲。席將罷。沙彌謂鼈曰。吾德汝日久。何以報之。隔數日。鼈吐一小珠。如欲贈遺。沙彌得其珠繫於帶端。自後大王見沙彌愛重。邀致內殿。不離左右。時有一匝干奉使於唐。亦愛沙彌。請與俱行。王許之。同入於唐。唐帝亦見沙彌而寵愛。承相左右莫不尊信。有一相士奏曰。審此沙彌。無一吉相。得人信敬。必有所持異物。使人檢看。得帶端小珠。帝曰。朕有如意珠四枚。前年失一个。今

最末玄聖二
字恐衍

見此珠。乃吾所失也。帝問沙彌。沙彌具陳其事。帝內失珠之日。與沙彌得珠同日。帝留其珠而遣之。後人無愛信此沙彌者。王之陵在吐含岳西洞鵠寺。今崇禎寺有崔致遠撰碑。又剋報恩寺。又望德樓。

追封祖訓入匪干爲興平大王。曾祖義官匪干爲神英大王。高祖法宣大阿干爲玄聖大王。玄聖大王玄聖之考即摩叱次匪干。

早雪

第四十哀莊王。末年戊子。八月十五日有雪。

第四十一憲德王。元和十三年戊戌。三月十四日大雪。一本作元

和靈十五
無丙寅

第四十六文聖王。己未五月十九日大雪。八月一日。天地晦暗。

興德王 鸚鵡

第四十二興德大王。寶曆二年丙午即位。未幾有人奉使於唐。將鸚鵡一雙而至。不久雌死。而孤雄哀鳴不已。王使人掛鏡於前。鳥見鏡中影。擬其得偶。乃啣其鏡而知其影。乃哀鳴而死。王作歌云。未詳。

神武大王 閻長 弓巴

第四十五神武大王潛邸時。□俠士弓巴曰。我有不同天之儻。汝能爲我除之。獲居大位。則娶爾女爲妃。弓巴許之。協心同力。舉兵犯京師。能成其事。既篡位。欲以巴之女爲妃。羣臣極諫曰。巴側微。上以其女爲妃。則不可。王從之。時巴在青海鎮爲軍戍。怨王之違

時下疑謂

言欲謀亂。時將軍閻長聞之。奏曰。巴將爲不忠。小臣請除之。王喜許之。閻長承旨歸清海鎮。見謁者通曰。僕有小怨於國君。欲投明公以全身命。巴聞之大怒曰。爾輩諫於王而廢我女。胡顧見我乎。長復通曰。是百官之所諫。我不預謀。明公無嫌也。巴聞之。引入廳事。謂曰。卿以何事來此。長曰。有忤於王。欲投幕下。以免害爾。巴曰。幸矣。置酒歡甚。長取巴之長劍斬之。麾下軍士驚懾。皆伏地。長引至京師。復命曰。已斬弓巴矣。上喜賞之。賜爵阿干。

四上疑脫第

四十八景文大王

王諱膺廉。年十八爲國仙。至於弱冠。憲安大王召郎。宴於殿中。問曰。郎爲國仙。優遊四方。見何異事。郎曰。臣見有美行者三。王曰。請

聞其說。郎曰。有人爲人上者。而撝謙坐於人下。其一也。有人豪富而衣儉易。其二也。有人本貴勢。而不用其威者。三也。王聞其言。而知其賢。不覺墮淚。而謂曰。朕有二女。請以奉巾櫛。郎避席而拜之。稽首而退。告於父母。父母驚喜。會其子弟議曰。王之上公主。貌甚寒寢。第二公主甚美。娶之幸矣。郎之徒上首範。教師者聞之。至於家。問郎曰。大王欲以公主妻公。信乎。郎曰。然。曰。奚娶。郎曰。二親命我宜弟。師曰。郎若娶弟。則予必死於郎之前。娶其兄。則必有三美。誠之哉。郎曰。聞命矣。既而王擇辰。而使於郎曰。二女惟公所命。使歸以郎意。奏曰。奉長公主爾。既而過三朔。王疾革。召群臣曰。朕無男孫。窀穸之事。宜長女之夫膺廉繼之。翌日王崩。郎奉遺詔。

即位。於是範教師詣於王曰。吾所陳三美者。今皆著矣。娶長故。今登位一也。昔之欽艷弟主。今易可取二也。娶兄故。王與夫人喜甚三也。王德其言。爵爲大德。賜金一百三十兩。王崩。諡曰景文。王之寢殿。每日暮無數衆。她俱集。宮人驚怖。將驅遣之。王曰。寡人若無她不得安寢。宜無禁。每寢吐舌滿臂。鋪之乃登位。王耳忽長如驢耳。王后及宮人皆未知。唯幞頭匠一人知之。然生平不向人說。其人將死。入道林寺竹林中。無人處向竹唱云。吾君耳如驢耳。其後風吹則竹聲云。吾君耳如驢耳。王惡之。乃伐竹而植山茱萸。風吹則但聲云。吾君耳長。道林寺舊在都林邊國仙邀元郎譽。听郎桂元叔宗郎等遊覽金蘭。暗有爲君主理邦國之意。乃作歌三首。使心弼舍

知授針卷送大炬和尚處。令作三歌。初名玄琴抱曲。第二大曲。第三問羣曲。入奏於王。王大喜稱賞。歌未詳。

處容郎 望海寺

第四十九憲康大王之代。自京師至於海內。比屋連牆無一草屋。笙歌不絕道路。風雨調於四時。於是大王遊開雲浦。在鶴城西。南今蔚州。王將還駕。晝歇於汀。忽雲霧冥。噎。迷失道路。惟問左右。日官奏云。此東海龍所變也。宜行勝事以解之。於是勅有司爲龍剎佛寺。近境施令已出。雲開霧散。因名開雲浦。東海龍喜。乃率七子現於駕前。讚德獻舞奏樂。其一子隨駕入京。輔佐王政。名曰處容。王以美女妻之。欲留其意。又賜級干職。其妻甚美。疫神欽慕之。變無人夜

至其家。竊與之宿。處容自外至。其家見寢有二人。乃唱歌作舞而退。歌曰。東京明期月。良夜入伊遊行。如可入良沙寢矣。見昆脚鳥伊四是良羅二。旃隱吾下於叱古二。旃隱誰支下焉古本矣。吾下是如馬於隱奪叱良乙。何如為理古。時神現形。跪於前曰。吾羨公之妻。今犯之矣。公不見怒。感而美之。誓今已後。見畫公之形容。不入其門矣。因此國人門帖處容之形。以辟邪進慶。王既還。乃卜靈鷲山東麓勝地。置寺曰望海寺。亦名新房寺。乃為龍而置也。又幸鮑石亭。南山神現舞於御前。左右不見。王獨見之。有人現舞於前。王自作舞。以像示之。神之名或曰祥審。故至今國人傳此舞。曰御舞祥審。或曰御舞山神。或云。既神出舞。審象其貌。命工摹刻。以示

後代。故云象審。或云霜鬚舞。此乃以其形稱之。又幸於金剛嶺時。北岳神呈舞。名玉刀鈴。又同禮殿宴時。地神出舞。名地伯級干。語法集云。于時山神獻舞。唱歌云。智理多都波都波等者。蓋言以智理國者。知而多逃。都邑將破云。謂也。乃地神山神知國將亡。故作舞以警之。國人不悟。謂為現瑞。耽樂滋甚。故國終亡。

真聖女大王 居陁知

第五十一真聖女王。臨朝有年。乳母鳧好夫人。與其夫魏弘。匠干等三四寵臣。擅權撓政。盜賊蜂起。國人患之。乃作陁羅尼隱語書投路上。王與權臣等得之。謂曰。此非王居仁。誰作此文。乃囚居仁於獄。居仁作詩訴于天。天乃震其獄囚。以免之。詩曰。燕丹泣血虹

穿日。鄒衍含悲夏落霜。今我失途還似舊。皇天何事不垂祥。 隨

羅尼曰。南無亡國。 刹尼那帝。 判尼判尼蘇判尼。于于三阿干。

鳧伊娑婆訶。 說者云。刹尼那帝者。言女主也。判尼判尼蘇判

尼者。言二蘇判也。蘇判爵名。于于三阿十也。鳧伊者。言鳧好也。

此王代阿殄良貝王之季子也。奉使於唐。聞百濟海賊梗於津鳧。

選弓士五十人隨之。舡次鵠島。鵠云骨大島風濤大作。信宿狹旬。公患

之。使人卜之。曰。島有神池。祭之可矣。於是具奠於池上。池水湧高

丈餘。夜夢有老人。謂公曰。善射一人留此島中。可得便風。公覺而

以事諮於左右曰。留誰可矣。衆人曰。宜以木簡五十片書我輩名。

沈水而圖之。公從之。軍士有居陁知者。名沈水中。乃留其人。便風

十疑干能
阿十下疑脫
若三三四龍
臣六年

忽起。舡進無滯。居陁愁立島嶼。忽有老人。從池而出。謂曰。我是西
海若。每一沙彌日出之時。從天而降。誦陁羅尼。三繞此池。我之夫
婦子孫皆浮水上。沙彌取吾子孫肝腸食之盡矣。唯存吾夫婦與
一女爾。來朝又必來。請君射之。居陁曰。弓矢之事吾所長也。聞命
矣。老人謝之而沒。居陁隱伏而待。明日扶桑既暎。沙彌果來。誦呪
如前。欲取老龍肝。時居陁射之。中沙彌。即變老狐。墜地而斃。於是
老人出而謝曰。受公之賜。全我性命。請以女子妻之。居陁曰。見賜
不遺。固所願也。老人以其女。變作一枝花。納之懷中。仍命二龍。捧
居陁。趨及。使舡仍護其舡入於唐境。唐人見新羅舡。有二龍負之。
具事上聞。帝曰。新羅之使必非常人。賜宴坐於羣臣之上。厚以金

帛遺之。既還國。居隋出花枝。變女同居焉。

孝恭王

第五十二孝恭王。光化十五年壬申。實二年梁乾化二年也。奉聖寺外門。東西

二十一間。鵲巢。又神德王即位四年乙亥。古本年當作貞明元年。靈廟

寺內行廊。鵲巢三十四。鳥巢四十。又二月。再降霜。六月。斬浦水與

海水波相鬪三日。

景明王

第五十四景明王代。貞明五年戊寅。四天王寺壁畫狗鳴。說經三

日壞之。大半日又鳴。七年庚辰二月。皇龍寺塔影倒立於今毛舍

知家庭中一朔。又十月。四天王寺五方神弓絃皆絕。壁畫狗出走

續疑據

庭中。還入壁中。

景哀王

第五十五景哀王即位。同光二年甲辰二月十九日。皇龍寺說百

座說經。兼飯禪僧三百。大王親行香致供。此百座通說禪教之始。

金傅大王

第五十六金傅大王。諡敬順。天成二年丁亥九月。百濟甄萱侵羅

至高鬱府。景哀王請救於我太祖。命將以勁兵一萬往救之。救兵

未至。萱以冬十一月掩入王京。王與妃嬪宗戚遊鮑石亭宴娛。不

覺兵至。倉卒不知所為。王與妃奔入後宮。宗戚及公卿大夫士女

四散奔走。為賊所虜。無貴賤匍匐乞為奴婢。萱縱兵擄掠公私財

進盡音通

明年云々羅紀為長與二年辛卯事

宮據羅紀補

便明音通

痛據羅紀補

原本注作泣

今據羅紀改

羅紀靜作正

羅紀衫作彩

土據羅紀補

物入處王宮。乃命左右索王。王與妃妾數人匿在後宮。拘致軍中。逼令王自進。而強淫王妃。縱其下亂其嬪妾。乃立王之族弟傅爲王。王爲萱所舉即位。前王尸殯於西堂。與羣下慟哭。我太祖遣使弔祭。明年戊子春二月。太祖率五十餘騎巡到京畿。王與百官郊迎。入宮相對。曲盡情禮。置宴臨海殿。酒酣。王言曰。吾以不天。侵致禍亂。甄萱恣行不義。喪我國家。何痛如之。因泣然涕泣。左右莫不嗚咽。太祖亦流涕。因留數旬。乃廻駕。麾下肅靜。不犯秋毫。都人士女相慶曰。昔甄氏之來也。如逢豺虎。今王公之至。如見父母。八月。太祖遣使遣王錦衫鞍馬。并賜羣僚將士有差。清泰二年乙未十月。以四方土地盡爲他有。國弱勢孤。不能自安。乃與羣下謀。舉土

原本記作已

今據羅紀改

民據羅紀補

倚巖爲屋據

羅紀補

于據羅紀補

降太祖。羣臣可否。紛然不已。王太子曰。國之存亡。必有天命。當與忠臣義士收合民心。力盡而後已。豈可以一千年之社稷。輕以與人。王曰。孤危若此。勢不能全。既不能強。又不能弱。至使無辜之民。肝腦塗地。吾所不能忍也。乃使侍郎金封休齋書。請降於太祖。太子哭泣辭王。徑往皆骨山。倚巖爲屋。麻衣草食。以終其身。季子祝髮肆華嚴。爲浮圖。名梵空。後住法水海印寺云。太祖受書。送太相王鐵迎之。王率百僚歸。我太祖香車寶馬連亘三十餘里。道路填咽。觀者如堵。太祖出郊迎勞。賜宮東一區。以長女樂浪公主妻之。以王謝自國居他國。故以驚喻之。改號神鸞公主。諡孝穆。封爲正承。位在太子之上。給祿一千石。侍從員將皆錄用之。改新

厚上以據羅
紀補

羅紀政作正
麗史憲承作
獻肅語作制
原本望作主
今據麗史改
原本冊作開
今據麗史改
此據麗史補

原本亦開作
乃開今據麗
史改
處據麗史補
原本始脩陸
隣作須載接
陸鄰今據麗
史改
時麗史無
慎順音通

羅爲慶州。以爲公之食邑。初王納土來降。太祖喜甚。待之^以厚禮。使告曰。今王以國與寡人。其爲賜大矣。願結婚於宗室。以永甥舅之好。王答曰。我伯父億廉^王之考^{孝宗}角^干弟^也。追有女子。德容雙美。非是無以備內政。太祖娶之。是爲神成王后金氏。^{本朝}登仕郎金^寬毅所撰王代宗錄云。神成王后李氏。本慶州大尉李正言爲。陝州守時。太祖幸此州。納爲妃。故云。俠州君。願堂。立化寺。三月二十五日。立忌。葬貞陵。生一子。安宗也。此外二十五妃主中。不載金氏之事。未詳。然而史臣之論。亦以安宗爲新羅外孫。當以史傳爲是。太祖之孫景宗。仙聘政承公之女爲妃。是爲憲承皇后。仍封政承爲尙父。大平興國三年戊寅崩。諡曰敬順。冊尙父。誥曰。勅。姬周啓聖之初。先封呂望。劉漢興王之始。首冊簫何。自此^此大定寰區。廣開基業。立龍圖三十代。躡麟趾四百年。日月重明。乾坤交泰。雖自無爲之

主。亦關致理之臣。觀光順化。衛國功臣。上柱國樂浪王政承。食邑八千戶。金傅。世^此雞林。官分王爵。英烈振凌雲之氣。文章騰擲地之才。富有春秋。貴居茅土。六韜三略。拘入胷襟。七縱五申。撮版指掌。我太祖始脩陸隣之好。早認餘風。尋時頒駙馬之姻。內酬大節。家國既歸於一統。君臣宛合於三韓。顯播令名。光崇懿範。可加號尙父都省令。仍賜推忠慎義崇德守節功臣號。勅封如故。食邑通前爲一萬戶。有司擇日備禮冊命。主者施行。開寶八年十月日。大臣內議。令兼摠翰林臣。翻宣奉行。奉勅如右。牒到奉行。開寶八年十月日。侍中署。侍中署。內奉令署。軍部令署。軍部令署。兵部令署。兵部令署。廣坪侍郎署。廣坪侍郎署。內奉侍郎署。內奉侍郎署。內奉

浪下都疑部
訛

羅紀厚作原

宿上而據羅
紀補

縣下之據羅
紀補

侍郎署軍部卿無署。軍部卿署。兵部卿署。告推忠慎
義崇德守節功臣。尙父都省令上柱國樂浪都王。食邑一萬戶。金
傅奉勅如右。符到奉行。主事無名。郎中無名。書令史無名。孔目無
名。開寶八年十月日下。

史論曰。新羅朴氏昔氏。皆自卵生。金氏從天入金橫而降。或云乘
金車。此尤詭恠不可信。然世俗相傳爲實事。今但厚厥初。在上者。
其爲己也儉。其爲人也寬。其設官也略。其行事也簡。以至誠事中
國。梯航朝聘之使。相續不絕。常遣子弟造朝。宿衛入學而誦習。
于以襲聖賢之風化。革鴻荒之俗。爲禮義之邦。又憑王師之威靈。
平百濟高句麗。取其地郡縣。可謂盛矣。然而奉浮屠之法。不知

然羅紀無
侵寢音通
原本衍作術
今據羅紀改
夫據羅紀補
佳嘉音通
原本則作即
今據羅紀改
原本宗作家
今據羅紀改
原本郡縣作
詳羅今據羅
紀改
原本氏作民
今據羅紀改
原本之報者
作也今據羅
紀改

其弊至使閭里比其塔廟。齊民逃於緇褐。兵農侵小。而國家日衰。
幾何其不亂且亡也哉。於是時。景哀王加之以荒樂。與宮人左右
出遊鮑石亭。置酒燕衍。不知甄萱之至。與門外韓擒虎樓頭張
麗華無以異矣。若敬順之歸命太祖。雖非獲已。亦可佳矣。向若力
戰守死。以抗王師。至於力屈勢窮。則必覆其宗族。害及于無辜之
民。而乃不待告命。封府庫。籍郡縣。以歸之。其有功於朝廷。有德於
生民甚大。昔錢氏以吳越入宋。蘇子瞻謂之忠臣。今新羅功德過
於彼遠矣。我太祖妃嬪衆多。其子孫亦繁衍。而顯宗自新羅外孫
即寶位。此後繼統者皆其子孫。豈非陰德之報者歟。新羅既納土
國除。阿干神會罷外署還。見都城離潰。有黍離離嘆。乃作歌。歌亡

未詳。

已見上三字

疑註

南扶餘 前百濟 北扶餘已見上

扶餘郡者前百濟王都也。或稱所夫里郡。按三國史記。百濟聖王二十六年戊午春。移都於泗泚。國號南扶餘。注曰。其地名所夫里。泗泚。今之古省津也。所夫里者。扶餘之別號也。已上注。又按量田帳籍。曰所夫里郡田丁。柱貼。今言扶餘郡者。復上古之名也。百濟王姓扶氏。故稱之。或稱餘州者。郡西資福寺高座之上。有繡帳焉。其繡文曰。統和十五年丁酉五月日餘州功德大寺繡帳。又昔者河南置林州刺史。其時圖籍之內。有餘州二字。林州。今佳林郡也。餘州。今之扶餘郡也。百濟地理志曰。後漢書云。三韓凡七十八國。

已上注三字
疑分註

越上至據地
理志補

史上疑脫國
記紀音通

濟紀州之作
扶餘濟紀無
州字

原本為作後
今據濟紀改
十據濟紀補

百濟是其一國焉。北史云。百濟東極新羅。西南限大海。北際漢江。其郡曰居拔城。又云固麻城。其外更有五方城。通典云。百濟南接新羅。北距高麗。西限大海。舊唐書云。百濟扶餘之別種。東北新羅。西渡海。越州。南渡海。至倭。北高麗。其王所居。有東西兩城。新唐書云。百濟西界越州。南倭。皆踰海。北高麗。史本記云。百濟始祖溫祚。其父雞牟王。或云。朱蒙自北扶餘逃難。至卒本扶餘。州之王無子。只有三女。見朱蒙。知非常人。以第二女妻之。未幾。扶餘州王薨。朱蒙嗣位。生二子。長曰沸流。次曰溫祚。恐為太子所不容。遂與烏干馬黎等。臣南行。百姓從之者多。遂至漢山。登負兒岳。望可居之地。沸流欲居於海濱。十臣諫曰。惟此河南之地。北帶

佳嘉音通

濟紀解作扶餘

漢水東據高岳。南望沃澤。西阻大海。其天險地利。難得之勢。作都於斯。不亦宜乎。沸流不聽。分其民歸彌離。忽居之。溫祚都河南。慰禮城。以十臣為輔翼。國號十濟。是漢成帝鴻佳三年也。沸流以彌離。忽土濕水鹹。不得安居。既見慰禮都邑鼎定。人民安泰。遂慙悔而死。其臣民皆皈於慰禮城。後以來時百姓樂悅。改號百濟。其世系與高句麗同出扶餘。故以解為氏。後至聖王。移都於泗泚。今扶餘郡。彌離忽仁州。按古典記云。東明王第三子溫祚。以前漢鴻佳三年癸卯。自卒本扶餘。至慰禮城。立都稱王。十四年丙辰。移都漢山。今廣歷三百八十九年。至十三世近肖古王。咸安元年。取高句麗南平壤。移都北漢城。今揚州。歷一百五年。至二十二世文周王。即

城上濟疑行
地上其仍下
以據地理志
補
函當作函

位。元徽三年乙卯。移都熊川。今公州。歷六十三年。至二十六世聖王。移都所夫里。國號南扶餘。至三十一世義慈王。歷一百二十年。至唐顯慶五年。是義慈王在位二十年。新羅金庚信與蘇定方討平之。百濟國舊有五部。分統三十七郡。二百濟城。七十六萬戶。唐以其地。分置熊津。馬韓。東明。金漣。德安等五都督府。仍以其酋長為都督府刺史。未幾。新羅盡并其地。置熊全武三州及諸郡縣。又虎嶺寺有政事崑。國家將議宰相。則書當選者名。或三四函封置崑上。須臾取看。名上有印跡者為相。故名之。又泗泚河邊有一崑。蘇定方嘗坐此上。釣魚龍而出。故崑上有龍跪之跡。因名龍崑。又郡中有三山。曰□山。吳山。浮山。國家全盛之時。各有神人居

其上飛相往來。朝夕不絕。又泗泚崖又有一石。可坐十餘人。百濟王欲幸王興寺禮佛。先於此石望拜佛。其石自煖。因名煖石。又泗泚河兩崖如畫屏。百濟王每遊宴歌舞。故至今稱為大王浦。又始祖溫祚乃東明第三子。体洪大。性孝友。善騎射。又多妻。王寬厚有威望。又沙沸王。一作沙伊王仇首崩嗣位。而幼少不能政。即廢而立古爾王。或云。至樂初二年己未乃崩。古爾方立。

武王

古本作武康非也。百濟無武康。

第三十武王名璋。母寡居。築室於京師南池邊。池龍文通而生。小名薯童。器量難測。常掘薯蕷。賣為活業。國人因以為名。聞新羅眞平王第三公主善花。一作善化美艷無雙。剃髮來京師。以薯蕷餉閭里。

小少普通

羣童。羣童親附之。乃作謠。誘羣童而唱之云。善化公主主隱。他密只嫁良置古。薯童房乙夜矣。卯乙抱遣去如。童謠滿京。達於宮禁。百官極諫。竄流公主於遠方。將行。王后以純金一斗贈行。公主將至竄所。薯童出拜途中。將欲侍衛而行。公主雖不識其從來。偶爾信悅。因此隨行。潛通焉。然後知薯童名。乃信童謠之驗。同至百濟。出母后所贈金。將謀計活。薯童大笑曰。此何物也。主曰。此是黃金。可致百年之富。薯童曰。吾自小掘薯之地。委積如泥土。主聞大驚曰。此是天下至寶。君今知金之所在。則此寶輸送父母宮殿何如。薯童曰。可。於是聚金。積如丘陵。詣龍華山師子寺知命法師所。問輸金之計。師曰。吾以神力可輸。將金來矣。主作書。并金置

於師子前。師以神力。一夜輪置新羅宮中。真平王異其神變。尊敬尤甚。常馳書問安否。薯童由此得人心。即王位一日。王與夫人欲幸師子寺。至龍華山下大池邊。彌勒三尊出現池中。留駕致敬。夫人謂王曰。須創大伽藍於此地。固所願也。王許之。詣知命所。問填池事。以神力一夜頽山。填池為平地。乃法像彌勒三會殿塔廊廡各三所創之。額曰彌勒寺。國史云王興寺真平王遣百工助之。至今存其寺。三國史云。是法王之。而此傳之。獨女之子。未詳。

後百濟 甄萱

三國史本傳云。甄萱尙州加恩縣人也。咸通八年丁亥生。本姓李。後以甄為氏。父阿慈个。以農自活。光啓中據沙弗城。今尙州自稱將

軍。有四子。皆知名於世。萱號傑出。多智略。李碑家記云。真興大王妃思刀諡曰白賊夫人。第三子仇輪公之子波珍干善品之子角干酌珍妻王咬巴里生角干元善。是為阿慈个也。慈之弟妻上院夫人。第二妻南院夫人。生五子一女。其長子是尙父萱。二子將軍能哀。三子將軍龍蓋。四子寶蓋。五子將軍小蓋。一女大主刀金。又古記云。昔一富人居光州北村。有一女子。姿容端正。謂父曰。每有一紫衣男到寢交婚。父謂曰。汝以長絲貫針刺其衣。從之。至明尋絲於北墻下。針刺於大蚯蚓之腰。後因姪生一男。年十五。自稱甄萱。至景福元年壬子稱王。立都於完山郡。理四十三年。以清泰元年甲午。萱之三子篡逆。萱投太祖。子金剛即位。天福元年丙申。與

姪當作姪

纂疑篡訛

其氣之問本
傳有勇字

菴當作弛

觀據本傳補

原本面作南
郡作國今據
本傳改承丞
普通

高麗兵會戰於一善郡。百濟敗績。國亡云。初菴生孺褓時。父耕于野。母餉之。以兒置于林下。虎來乳之。鄉黨聞者異焉。及壯體貌雄奇。志氣倜儻不凡。從軍入王京。赴西南海防戍。枕戈待敵。其氣恒爲士卒先。以勞爲裨將。唐昭宗景福元年。是新羅眞聖王在位六年。嬖豎在側。竊弄國權。綱紀紊弛。加之以飢饉。百姓流移。群盜蜂起。於是菴竊有[○]心。嘯聚徒侶。行擊京西南州縣。所至響應。旬月之間。衆至五千。遂襲武珍州。自王。猶不敢公然稱王。自署爲新羅西面都統。行全州刺史兼御史中承。上柱國漢南郡開國公。龍紀元年己酉也。一云景福元年壬子。是時北原賊良吉雄強。弓裔自投爲麾下。菴聞之。遙授良吉職爲裨將。菴西巡至完山州。州民迎

勝覽地理作
智異蓋普通
以下倣此

本傳負作否

原本昌作西
今據本傳改
居昌本新羅
居烈郡一名

勞。喜得人心。謂左右曰。百濟開國六百餘年。唐高宗以新羅之請。遣將軍蘇定方。以舡兵十三萬越海。新羅金庾信卷土歷黃山。與唐兵合。攻百濟滅之。予今敢不立都以雪宿憤乎。遂自稱後百濟王。設官分職。是唐光化三年。新羅孝恭王四年也。貞明四年戊寅。鐵原京衆心忽變。推戴我太祖即位。菴聞之。遣使稱賀。遂獻孔雀扇。地理山竹箭等。菴與我太祖。陽和陰尅。獻驄馬於太祖。三年冬十月。菴率三千騎至曹物城。^{今未詳}太祖亦以精兵來與之角。菴兵銳。未決勝負。太祖欲權和以老其師。移書乞和。以堂弟王信爲質。菴亦以外甥眞虎交質。十二月。攻取居昌。^{今未詳}等二十餘城。遣使入後唐稱藩。唐策授檢校大尉兼侍中判百濟軍事。依前都督行

居隨景德王
改居昌高麗
顯宗屬陝州
明宗置監務
今慶尙道郡
原本制作判
今據本傳改
今蔚州常作
今永州高麗
初永州或云
高麗府本新
羅切也火郡
景德王改臨
阜今慶尙道
永川郡也蔚
州本新羅屈
阿火村景德
王置河曲縣
高麗太祖爲
與麗府後改
蔚州今慶尙

道蔚山府新
羅古時果浦
縣景德王改
東津自高麗
初與蔚山府
合屬蔚山府
縣據本傳補
補本新羅大
木景德王改
名高麗時屬
星州
今星州據勝
覽補本新羅
本彼縣景德
王改新郡安
爲蔚珍郡高
麗太祖改京
山府忠烈王
爲星州牧今
因之
今晉州據勝
覽補本百濟
居列城一名
居麗新羅神
文王置晉州
景德王改康
州高麗成宗
十四年復晉
州今慶尙道

全州刺史海東四面都統指揮兵馬制置等事。百濟王食邑二千五百戶。四年真虎暴卒。疑故殺。即囚王信。使人請還前年所送駝馬。太祖笑還之。天成二年丁亥九月。萱攻取近品城。今山陽縣燒之。新羅王求救於太祖。太祖將出師。萱襲取高麟府。今蔚州進軍族始林。一云雞林西郊卒入新羅王都。新羅王與夫人出遊鮑石亭時。由是甚敗。萱強引夫人亂之。以王之族弟金傅嗣位。然後虜王弟孝廉宰相英景。又取國珍寶。兵仗子女。百工之巧者。自隨以歸。太祖以精騎五千。要萱於公山下大戰。太祖之將金樂崇謙死之。諸軍敗北。太祖僅以身免。而不與相抵。使盈其貫。萱乘勝轉掠大木城。今木若京山府。○ 康州。○ 攻缶谷城。○ 又義成府之守洪述拒戰。

而死。太祖聞之曰。吾失右手矣。四十二年庚寅。萱欲攻古昌郡。今安東大舉。而石山營寨。太祖隔百步而郡北瓶山營寨。累戰萱敗。獲侍郎金渥。翌日萱收卒。襲破順州城。城主元逢不能禦。棄城宵遁。太祖赫怒。貶爲下枝縣。今豐山縣。元逢本順州人。故也。新羅君臣以衰季。難以復興。謀引我太祖。結好爲援。萱聞之。又欲入王都作惡。恐太祖先之。寄書于太祖曰。昨者。國相金雄廉等將召足下入京。有同鼈應鼃聲。是欲鷄披準翼。必使生靈塗炭。宗社丘墟。僕是以先著祖鞭。獨揮韓越。誓百寮如皎日。諭六部以義風。不意奸臣遁逃。邦君薨變。遂奉景明王表弟獻康王之外孫。勸即尊位。再造危邦。喪君有君。於是乎在。足下不詳忠告。徒聽流言。百計窺覷。多方侵擾。

牧今不詳據地
理志補
成城音通今
慶尚道縣今
四十二年疑
長興元年誤
府據本傳補
州據本傳補
今慶尚道安
東府屬縣史
新羅據麗史
補軍音通
麗史宗社作
社稷音通
越鉞音通
皎傲音通
麗史獻作憲
原本不作勿
今據麗史改
於據本傳麗
史補
麗史將作相
本傳勝覽並
利作理
小少音通
麗史敗作負
本傳麗史並
和好作款好

尚不能見僕馬首拔僕牛毛。冬初都頭索湘束手[㊟]星山陣下。月
內左將金樂曝骸[㊟]美利寺前。殺獲居多。追禽不小。強羸若此。勝
敗可知。所期者掛弓於平壤之樓。飲馬於溟江之水。然以前月七
日。吳越國使班尙書至。傳王詔旨。知卿與高麗久通和好。共契隣
盟。比因質子之兩亡。遂失和親之舊好。互侵疆境。不戢干戈。今專
發使臣。赴卿本道。又移文高麗。宜各相親比。永孚于休。僕義篤尊
王。情深事大。及聞詔諭。即欲祇承。但慮足下欲罷不能。因而猶闕。
今錄詔書寄呈。請留心詳悉。且玆猶迭憊。終必貽譏。蚌鷁相持。亦
爲所笑。宜迷復之爲誠。無後悔之自貽。[㊟][㊟]三年正月。太祖答曰。
伏奉吳越國通[㊟]使班尙書所傳詔旨書一道。兼蒙足下辱示長

麗史卿作京
各麗史無傳
天威據本傳
補和據本傳麗
史補
旨疑衍
原本致作到
今據麗史改
本傳麗史蒙
作承
本傳麗史其
作於
本傳麗史乃
作於
原本亦作尔
今據本傳麗
史改
麗史期作謂

書叙事者。伏以華輶膚使。爰致制書。尺素好音。兼蒙教誨。捧芝檢
而雖增感激。闢華牋而難遣嫌疑。今託廻軒。輒敷危衽。僕仰承天
假。俯迫人推。過叨將帥之權。獲赴經綸之會。頃以三韓厄會。九土
凶荒。黔黎多屬於黃巾。田野無非其赤土。庶幾弭風塵之警。有以
救邦國之災。爰自善隣。於爲結好。果見數千里農桑樂業。七八年
士卒閑眠。及至癸酉年。維時陽月。忽焉生事。至乃交兵。足下始輕
敵以直前。若螳螂之拒轍。終知難而勇退。如蚊子之負山。拱手陳
辭。指天作誓。今日之後。永世歡和。苟或渝盟。神其殛矣。僕亦尙止
戈之正。期不殺之仁。遂解重圍。以休疲卒。不辭質子。但欲安民。此
即我有大德於南人也。豈期歃血未乾。凶威復作。蜂蠆之毒。侵害

原史民作靈
今據本傳忽
原史本傳者
今據本傳麗
史改

本傳麗史主
作王
本傳麗史佐
作士
原本相作相
今據本傳麗
史改
本傳約作誓
勸據本傳麗
史補
原本戰作擊
今據麗史改
激擊音通
本傳麗史卿
作邪
麗史造作祖

原本邊城作
城邊今據麗
史改
馬利縣新羅
馬利縣安後
王改利安後
高麗宗九
年屬陝州今
慶尙道安除
縣是也
邊城本傳麗
郡宮作縣今
忠清道郡川
麗州本傳麗
小國新羅取
之真興王改
青州文武郡
時為甘文郡
景德王改開
宗高麗顯
宗置高麗明
慶尙道開事
縣是也
直心據本傳
麗史補
歸麗史補
原本雪作靈

於生民。狼虎之狂爲梗於畿甸。金城窘迫。黃屋震驚。仗義尊周。誰似桓文之霸。乘間謀漢。唯看莽卓之奸。致使王之至尊。枉稱子於足下。尊卑失序。上下同憂。以爲非有元輔之忠純。豈得再安社稷。以僕心無匿惡。志切尊王。將援置於朝廷。使扶危於邦國。足下見毫釐之小利。忘天地之厚恩。斬戮君主。焚燒宮闕。菹醢卿佐。虐劉士民。姬姜則取以同車。珍寶則奪之輶載。元惡浮於桀紂。不仁甚於獍梟。僕怨極崩天。誠深却日。約効鷹鷂之逐。以申犬馬之勤。再舉干戈。兩更槐柳。陸戰則雷馳電激。水攻則虎搏龍騰。動必成功。舉無虛發。逐尹卿於海岸。積甲如山。禽雛造於邊城。伏屍蔽野。燕山郡畔。斬吉奐於軍前。馬利山疑伊郡城。戮隨晤於纛下。拔任存大今

與之日。刑積等數百人。捐軀破清川縣尙州縣名之時。①②等四五輩授首。桐藪今桐寺望旗而潰散。京山銜璧以投降。康州則自南而來。羅府則自西移屬。侵攻若此。收復寧遙。必期泚水管中。雪張耳千般之恨。烏江岸上。成漢王一捷之心。竟息風波。永清寰海。天之所助。命欲何歸。况承吳越王殿下。德洽包荒。仁深字小。特出綸於丹禁。諭戢難於青丘。既奉訓謨。敢不尊奉。若足下祇承睿旨。悉戢凶機。不唯副上國之仁恩。抑亦紹海東之絕緒。若不過而能改。其如悔不可追。遠乃崔致長興三年。甄萱臣龔直勇而有智略。來降太祖。萱捉龔直二子一女。烙斷股筋。秋九月。萱遣一吉。以舡兵入高麗禮城江。留三日。取鹽白真三州船一百艘。焚之而去云云。

今據本傳麗
史改本傳麗
麗史岸作亭
木傳麗史心
作功欲作將
麗史本丹作舟
今據本傳麗
史改本傳麗
今據本傳麗
史改本傳麗
原本改本傳麗
今據本傳麗
東本改本傳麗
城本改本傳麗
未詳洪宮通
洪州洪宮通
忠清道州今
本傳之州訓
本傳之州訓
原本之州訓
今據本傳麗
夫疑父說改

清泰元年甲午。萱聞太祖屯運州。未詳遂簡甲士。蓐食而至。未及營壘。將軍黔弼以勁騎擊之。斬獲三千餘級。熊津以北三十餘城。聞風自降。萱麾下術士宗訓醫者之謙。勇將尙逢崔弼等降於太祖。丙申正月。萱胃子曰。老夫新羅之季。立後百濟名有年于今矣。兵倍於北軍。尙爾不利。殆天假手爲高麗。蓋歸順於北王。保首領矣。其子神劔龍劔良劔等三人皆不應。李禪家記云。萱有九子。長曰神劔。一云成二子大師謙腦。三子佐承龍述。四子大師聰智。五子大阿干宗祐。六子闕。七子佐承位興。八子大師青丘。一女國大夫人。皆上院夫人所生也。萱多妻妾。有子十餘人。第四子金剛。身長而多智。萱特愛之。意欲傳位。其兄神劔良劔龍劔知之憂悶。時良劔

五疑王說

本傳朝鮮史
略並又作又
三十人下疑
有脫文麗史
云甄萱與季
男能又女哀
等奔羅州請
入朝遣將軍
度黔弼大匡
萬歲元甫香

爲康州都督。龍劔爲正州都督。獨神劔在側。伊殮能與使人往康正二州。與良劔等謀。至清泰二年乙未春三月。與英順等勸神劔幽萱於金山佛宇。遣人殺金剛。神劔自稱大王。赦境內云云。初萱寢未起。遙聞宮庭呼喃聲。問是何聲歟。告父曰。五年老暗於軍國政要。長子神劔攝父王位。而諸將歡賀聲也。俄移父於金山佛宇。以巴達等壯士三十人守之。童謠曰。可憐完山兒。失父涕連酒。萱與後宮年少男女二人侍婢古比女內人能又男等囚繫。至四月。釀酒而飲醉守卒三十人。而與小元甫香又吳琰忠質等以海路迎之。既至。以萱爲十年之長。尊號爲尙父。安置于南宮。賜楊州食邑田莊奴婢四十口。馬九匹。以其國先來降者信康爲衙前。甄萱

又與淡能宣忠賢等領軍船四十餘艘由海路迎之

衛官

原本投作從

今據本傳改

本傳可作事

原本則作即

今據本傳改

本傳後作將

原本地作下

今據本傳改

婿將軍英規密語其妻曰。大王勤勞四十餘年。功業垂成。一旦以家人之禍失地。投於高麗。夫貞女不可二夫。忠臣不事二主。若捨己君。以事逆子。則何顏以見天下之義士乎。况聞高麗王公仁厚。勲儉。以得民心。殆天啓也。必爲三韓之主。盍致書以安慰我王。兼懇勲於王公。以圖後來之福乎。妻曰。子之言是吾意也。於是天福元年丙申二月。遣人致意於太祖曰。君舉義旗。請爲內應。以迎王師。太祖喜。厚賜其使者。遣之。謝英規曰。若蒙恩一合。無道路之梗。即先致謁於將軍。然後升堂拜夫人。兄事而姊尊之。必終有以厚報之。天地鬼神皆聞此語。六月。萱告太祖。老臣所以投身於殿下者。願仗殿下威稜。以誅逆子耳。伏望大王借以神兵。殲其賊亂。臣

本傳十作一

本傳勞慰作慰勞

生疑出

雖死無憾。太祖曰。非不欲討之。待其時也。先遣太子及正將軍述希領步騎十萬。趣天安府。秋九月。太祖率三軍至天安。合兵進次一善。神劔以兵逆之。甲午。隔一利川相對。王師背良向坤而陣。太祖與萱觀兵。忽白雲狀如劔戟起。我師向彼行焉。乃鼓行而進。百濟將軍孝奉德述哀述明吉等。望兵勢大而整。弃甲降於陣前。太祖勞慰之。問將帥所在。孝奉等曰。元帥神劔在中軍。太祖命將軍公萱等。三軍齊進挾擊。百濟軍潰。北至黃山炭峴。神劔與二弟將軍富達能免等四十餘人。生降。太祖受降。餘皆勞之。許令與妻子上京。問能免曰。始與良劔等密謀囚大王立其子者。汝之謀也。爲臣之義。當如是乎。能免俛首不能言。遂命誅之。以神劔僭位爲人

本傳慰之作
慰耕

本傳家作宗
而據本傳補

所脅非其本心。又且歸命乞罪。特原其死。甄萱憂懣發疽。數日卒於黃山佛舍。九月八日也。壽七十。太祖軍令嚴明。士卒不犯秋毫。州縣安堵。老幼皆呼萬歲。謂英規曰。前王失國後。其臣子無一人慰之者。獨卿夫妻千里嗣音。以致誠意。兼歸美於寡人。其義不可忘。許職左承。賜田一千頃。許借驛馬三十五匹以迎家人。賜其二子以官。甄萱起唐景福元年。至晉天福元年。共四十五年。丙申滅。史論曰。新羅數窮道喪。天無所助。民無所歸。於是羣盜投隙而作。若猶毛然。其劇者弓裔甄萱二人而已。弓裔本新羅王子而反。以家國為讎。至斬先祖之畫像。其為不仁甚矣。甄萱起自新羅之民。食新羅之祿。而包藏禍心。幸國之危。侵軼都邑。虔劉君臣。若禽

獸。實天下之元惡。故弓裔見奔於其臣。甄萱產禍於其子。皆自取之也。又誰咎也。雖項羽李密之雄才。不能敵漢唐之興。而况裔萱之凶人。豈可與我太祖相抗歟。

駕洛國記文廟大康年間金官知州事文人所撰也今略而載之

開闢之後。此地未有邦國之號。亦無君臣之稱。越有我刀干。汝刀干。彼刀干。五刀干。留水干。留天干。神天干。五天干。神鬼干等九千者。是酋長。領總百姓。凡一百戶。七万五千人。多以自都山野。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屬後漢世。祖光正帝建正十八年壬寅三月。禊洛之日。所居北龜旨。是崇之稱。若十有殊常。聲氣呼喚。衆庶二三百人。集會於此。有如人音。隱其形而發其音。曰。此有人否。九干等

百變万說

十朋疑卜明

云。吾徒在。又曰。吾所在爲何。對云。龜旨也。又曰。皇天所以命我者。御是處。惟新家邦。爲君后。爲茲故降矣。你等須掘峯頂撮土。歌之。云。龜何龜何。首其現也。若不現也。燔灼而喫也。以之蹈舞。則是迎大王。歡喜踴躍之也。九千等如其言。咸忻而歌舞。未幾仰而觀之。唯紫繩自天垂而着地。尋繩之下。乃見紅幅裏金合子。開而視之。有黃金卵六圓如日者。衆人悉皆驚喜。俱伸百拜。尋還。裹著抱持而歸。我刀家寅榻上。其衆各散。過浹辰。翌日平明。衆庶復相聚集。開合而六卵化爲童子。容貌甚偉。仍坐於床。衆庶拜賀。盡恭敬止。日日而大。踰十餘晨昏。身長九尺。則殷之天乙。顏如龍焉。則漢之高祖。眉之八彩。則有唐之高。眼之重瞳。則有虞之舜。其於月望日。

即位也。始現故諱首露。或云首陵。首陵是崩後證也。國稱大駕洛。又稱伽耶國。即六伽耶之一也。餘五人各歸爲五伽耶主。東以黃山江。西南以瀋海。西北以地理山。東北以伽耶山南而爲國尾。俾創假宮而入御。但要質儉。茅茨不剪。土階三尺。二年癸卯春正月。王若曰。朕欲定置京都。仍駕幸假宮之南新沓坪。是古來開田新耕作故云也。沓乃俗文也。四望山嶽。顧左右曰。此地狹小如蓼葉。然而秀異。可爲十六羅漢住地。何況自一成三。自三成七。七聖住地。固合于是。托土開疆。終然允臧歟。築置一千五百步。周廻羅城。宮禁殿宇。及諸有司屋宇。虎庫倉廩之地。事訖還宮。徧徵國內丁壯人夫工匠。以其月二十日。資始金陽。暨三月十日役畢。其宮闕屋舍。候農隙而作之。經始于

厥年十月。逮甲辰二月而成。涓吉辰御新宮。理萬機而勲庶務。忽有琬夏國含達王之夫人妊娠。彌月生卵。卵化爲人。名曰脫解。從海而來。身長三尺。頭圓一尺。悅焉詣闕。語於王云。我欲奪王之位。故來耳。王答曰。天命我俾即于位。將令安中國而綏下民。不敢違天之命以與之位。又不敢以吾國吾民付囑於汝。解云。若爾可爭其術。王曰。可也。俄頃之間。解化爲鷹。王化爲鶩。又解化爲雀。王化爲鷓。于此際也。寸陰未移。解還本身。王亦復然。解乃伏膺曰。僕也適於角術之場。鷹之鶩。雀之於鷓。獲免焉。此蓋聖人惡殺之仁而然乎。僕之與王。爭位良難。便拜辭而出。到麟郊外渡頭。將中朝來泊之木道而行。王竊恐滯留謀亂。急發舟師五百艘而追之。解奔

鷩上疑脫於

木疑水訛

與新羅屬雜解

入雞林地界。舟師盡還。事記所載多異。與新羅屬建正二十四年戊申七月二十七日。九干等朝謁之。次獻言曰。大王降靈已來。好仇未得。請臣等所有處女絕好者。選入宮闈。俾爲伉儷。王曰。朕降于茲天命也。配朕而作后。亦天之命。卿等無慮。遂命留天干押輕舟。持駿馬。到望山島立待。申命神鬼干就乘帖。望山島京南島嶼也。乘帖筆下國也。忽自海之西南隅。掛絳帆。張茜旗。而指乎北。留天等先舉火於島上。則競渡下陸。爭奔而來。神鬼望之。走入闕奏之。上聞欣欣。尋遣九干等。整蘭橈。揚桂楫而迎之。旋欲陪入內。王后乃曰。我與等素昧平生焉。敢輕忽相隨而去。留天等返達后之語。王然之。率有司動蹕。從闕下西南六十步許地。山邊設幔殿祗候。王后於山外別

與下疑脫卿

地靈也

浦津頭。維舟登陸。憩於高嶠。解所著綾袴為贄。遺于山靈也。其地侍從媵臣二員。名曰申輔趙匡。其妻二人。號慕貞慕良。或臧獲并計二十餘口。所贖錦繡綾羅衣裳正段。金銀珠玉瓊玖服玩器。不可勝記。王后漸近行在。上出迎之。同入帷宮。媵臣已下衆人。就階下而見之。即退。上命有司。引媵臣夫妻曰。人各以一房安置。已下臧獲各一房五六人安置。給之以蘭液蕙醕。寢之以文茵彩薦。至於衣服正段寶貨之類。多以軍夫遴集而護之。於是王與后共在御國寢。從容語王曰。妾是阿踰陀國公主也。姓許名黃玉。年二八矣。在本國時。今年五月中。父王與皇后顧妾而語曰。爺孃一昨夢中。同見皇天上帝。謂曰。駕洛國元君首露者。天所降而俾御大寶。

素疑素誤素
字古文作素

威威音通

乃神乃聖。惟其人乎。且以新莅家邦。未定匹偶。卿等浪遣公主而配之。言訖升天。形開之後。上帝之言。其猶在耳。備於此而忽辭親向彼乎。往矣妾也。浮海遐尋於蒸棗。移天覓赴於蟠桃。螻首敢叨龍顏是近。王答曰。朕生而頗聖。先知公主自遠而屆。下臣有納妃之請。不敢從焉。今也淑質自臻。眇躬多幸。遂以合歡。兩過清宵。一經白晝。於是遂還來。船篙工楫師共十有五人。各賜糧粳米十碩。布三十疋。令歸本國。八月一日。廻鑾與后同輦。媵臣夫妻齊鑣並駕。其漢肆雜物。感使乘載。徐徐入闕。時銅壺欲午。王后爰處中宮。勅賜媵臣夫妻私屬。空閑二室。分入。餘外從者以賓館。一坐二十餘間。酌定人數。區別安置。日給豐羨。其所載珍物。藏於內庫。以為

下字下疑脫
為德下疑脫
神天

國上疑脫治

王后四時之費。一日上語臣下曰。九干等俱為庶僚之長。其位與名。皆是宵人野夫之號。頓非簪履職位之稱。儻化外傳聞。必有嗤笑之耻。遂改我刀為我躬。汝刀為汝諧。彼刀為彼藏。五方為五常。留水留天之名。不動上字。改下字留功留德。改為神道。五天改為五能。神鬼之音不易。改訓為臣貴。取雞林職儀。置角干阿叱干級干之秩。其下官僚。以周判漢儀而分定之。斯所以革古鼎新設官分職之道歟。於是乎□國齊家。愛民如子。其教不肅而威。其政不嚴而理。况與王后而居也。比如天之有地。日之有月。陽之有陰。其功也。塗山翼夏。唐煖興嬌。頻年有夢得熊羆之兆。誕生太子居登公。靈帝中平六年己巳三月一日后崩。壽一百五十七。國人如嘆。

忘上疑脫不

擲字難解

圖疑闕說

避處作立以下做此

金度信傳衝
作次休蓋音
通

坤崩葬於龜旨東北塢。遂欲忘子愛下民之惠。因號初來下纜渡頭村曰主浦村。鮮綾袴高岡曰綾峴。茜旗行入海涯曰旗出邊。賸臣泉府卿申輔宗正監趙匡等到國三十年。後各產二女焉。夫與婦踰一二年而皆拋信也。其餘臧獲之輩。自來七八年間。未有茲子生。唯抱懷土之悲。皆首丘而沒。所舍賓館。圓其無人。元君乃每歌繆枕。悲嘆良多。隔二五歲。以獻帝立安四年己卯三月二十三日而殂落。壽一百五十八歲矣。國中之人若亡天。只悲慟甚於后崩之日。遂於闕之良方平地。造立殯宮。高一丈。周三百步而葬之。號首陵王廟也。自嗣子居登王洎九代孫仇衝之享是廟。須以每歲孟春三之日。七之日。仲夏重五之日。仲秋初五之日。十五之日。

庶云金履信
條作舒玄蓋
音通

趾下疑脫納

豐潔之奠。相繼不絕。泊新羅第三十王法敏龍朔元年辛酉三月
日。有制曰。朕是伽耶國元君九代孫仇衝王之降于當國也。所率
來子世宗之子率友公之子庶云匝干之女文明皇后寔生我者。
茲故元君於幼冲人。乃為十五代始祖也。所御國者已曾敗。所葬
廟者今尚存。合于宗祧。續乃祀事。仍遣使於黍離之趾。□近廟上
上田三十頃。為供營之資。號稱王位田。付屬本土。王之十七代孫
廣世級干祗稟朝旨。主掌厥田。每歲時釀醪醴。設以餅飯茶菓庶
羞等奠。年年不墜。其祭日不失居登王之所定年內五日也。芬苾
孝祀。於是乎在於我。自居登王即位已卯年。置便房。降及仇衝朝。
未三百三十載之中。享廟禮曲。永無違者。其乃仇衝失位去國。逮

龍朔元年辛酉。六十年之間。享是廟禮。或闕如也。美矣哉文武王。
法敏王先奉尊祖。孝乎惟孝。繼泯絕之祀。復行之也。新羅季末有
繼也忠至匝干者。攻取金官高城。而為城主將軍。爰有英規阿干。假威
於將軍。奪廟享而淫祀。當端午而致告祠。堂梁無故折墜。因覆壓
而死焉。於是將軍自謂。宿因多幸。辱為聖王所御。國城之奠。宜我
畫其真影。香燈供之。以酬玄恩。遂以鮫絹三尺。摸出真影。安於壁
上。旦夕膏炷。瞻仰虔至。才三日。影之二目。流下血淚。而貯於地上。
幾一斗矣。將軍大懼。捧持其真。就廟而焚之。即召王之真孫圭林
而謂曰。昨有不祥事。一何重疊。是必廟之威靈。震怒余之圖畫。而
供養不孫。英規既死。余甚恠畏。影已燒矣。心受陰誅。卿是王之真

孫信合依舊以祭之。圭林繼世奠醇。年及八十八歲而卒。其子間元卿。續而克禋。端午日謁廟之祭。英規之子倭必又發狂。來詣廟。俾徹間元之奠。以己奠陳享。三獻未終。得暴疾歸家而斃。然古人有言。淫祀無福。反受其殃。前有英規。後有倭必。父子之謂乎。又有賊徒。謂廟中多有金玉。將來盜焉。初之來也。有躬擐甲冑。張弓挾矢。猛士一人。從廟中出。四面雨射。中殺七八人。賊徒奔走。數日再來。有大蟒長三十餘尺。眼光如電。自廟旁出。咬殺八九人。粗得完免者。皆僵仆而散。故知陵園表裏。必有神物護之。自建安四年己卯始造。逮今上御圖三十一載。大康二年丙辰。凡八百七十八年。所封美土。不驚不崩。所植佳木。不枯不朽。况所排列萬蘊玉之片。

忘亡香通

片。亦不頽坼。由是觀之。辛替否曰。自古迄今。豈有不忘之國。不破之墳。唯此駕洛國之昔曾亡。則替否之言有徵矣。首露廟之不毀。則替否之言未足信也。此中更有戲樂思慕之事。每以七月二十九日。土人吏卒。陟乘帖。設帷幕。酒食歡呼。而東西送目。壯健人夫。分類以左右之。自望山島。駢蹄駸駸。而競湊於陸。鷓首泛泛。而相推於水。北指古浦而爭趨。蓋此昔留天神鬼等望后之來。急促告君之遺迹也。國亡之後。代代稱號不一。新羅第三十一政明王即位。開耀元年辛巳。號爲金官京。置大守。後二百五十九年。屬我太祖。統合之後。代代爲臨海縣。置排岸使。四十八年也。次爲臨海郡。或爲金海府。置都護府。二十七年也。又置防禦使。六十四年也。淳

化二年金海府量田使中大夫趙文善申省狀稱首露陵王廟屬田結數多也宜以十五結仍舊貫其餘分折於府之役丁所司傳狀奏聞時廟朝宣旨曰天所降卵化為聖君居位而延齡則一百五十八年也自彼三皇而下鮮克比肩者歟崩後自先代俾屬廟之壠畝而今滅除良堪疑懼而不允使又申省朝廷然之半不動於陵廟中半分給於鄉人之丁也節使量田使受朝旨乃以半屬於陵園半以支給於府之徭役戶丁也幾臨事畢而甚勞倦忽一夕夢見七八介鬼神執縲繼握刀劍而至云備有大愆故加斬戮其使以謂受刑而慟楚驚懼而覺仍有疾瘵勿令人知之宵遁而行其病不問渡關而死是故量田都帳不著印也後人奉使來審

五百下悉脫
歲
右寺三剛難
解

檢厥田才一結十二負九束也。不足者三結八十七負一束矣。乃推鞠斜入處。報告內外官勅理足支給焉。又有古今所嘆息者。元君八代孫金銍王克勤為政。又切崇真。為世祖母許皇后奉資冥福。以元嘉二十九年壬辰。於元君與皇后合婚之地創寺。額曰王后寺。遣使審量近側平田十結。以為供億三寶之費。自有是寺五百後。置長遊寺。所納田柴并三百結。於是右寺三剛。以王后寺在寺柴地東南標內。罷寺為莊。作秋收冬藏之場。秣馬養牛之厩。悲夫。世祖已下九代孫曆數。委錄于下。銘曰。

元胎肇啓 利眼初明 人倫雖誕 君位未成
中朝累世 東國分京 雞林先定 駕洛後營

自無銓宰	誰察民氓	遂茲立造	顧彼蒼生
用授符命	特遣精靈	山中降卵	霧裏藏刑
內猶漠漠	外亦冥冥	望如無象	聞乃有聲
羣歌而奏	衆舞而呈	七日而後	一時所寧
風吹雲卷	空碧天青	下六圓卵	垂一紫纓
殊方異土	比屋連葢	觀者如堵	觀者如羹
五歸各邑	一在茲城	同時同迹	如弟如兄
實天生德	爲世作程	寶位初陟	寰區欲清
華構徵古	土階尙平	萬機始勉	庶政施行
無偏無儻	惟一惟精	行者讓路	農者讓耕

四方奠枕	萬姓迓衡	俄晞薤露	靡保椿齡
乾坤變氣	朝野痛情	金相其躅	玉振其聲
來苗不絕	薦藻惟馨	日月雖逝	規儀不傾

居登王 父首露王母許王后立安四年己卯三月二十三日即位。治五十五年。嘉平五年癸酉九月十七日崩。王妃泉府卿申輔女慕貞。生太子麻品。開皇曆云。姓金氏。蓋國世祖從金卵而生。故以金爲姓爾。

麻品王 一云馬品。金氏。嘉平五年癸酉即位。治三十九年。永平元年辛亥一月二十九日崩。王妃宗正監趙匡孫女好仇。生太子居叱彌。

居叱彌王

一云今勿。金氏。永平元年即位。治五十六年。永和二年丙午七月八日崩。王妃阿躬阿干孫女阿志。生王子伊品。

伊尸品王

金氏。永和二年即位。治六十二年。義熙三年丁未四月十日崩。王妃司農卿克忠女貞信。生王子坐知。

坐知王

一云金叱。義熙三年即位。娶傭女。以女黨為官。國內擾亂。雞林國以謀欲伐。有一臣名朴元道。諫曰。遺草閱閱亦含羽。况乃人乎。天亡地陷。人保何基。又卜士筮得解卦。其辭曰。解而悔。朋至斯孚。君鑑易卦乎。王謝曰。可擯傭女。貶於荷山島。改行其政。長御安民也。

悔疑擇辭

吹希王

治十五年。永初二年辛酉五月十二日崩。王妃道寧。大阿干女福壽。生子吹希。

一云叱嘉。金氏。永初二年即位。治三十一年。元嘉二十八年辛卯二月三日崩。王妃進思角干女仁德。生王子銚知。

銚知王

一云金銚王。元嘉二十八年即位。明年為世祖許黃玉王后。奉資冥福於初與世祖合御之地。創寺曰王后寺。納田十結充之。治四十二年。永明十年壬申十月四日崩。王妃金相沙干女邦媛。生王子銚知。

銚知王

一云金銚王。永明十年即位。治三十年。正光二年辛

朝鮮史略作
仇衡蓋衡
說

三子云云羅
紀作長曰奴
宗仲曰武德
委曰武刀

仇衡王

丑四月七日崩。王妃出忠角干女淑。生王子仇衡。

金氏正光二年即位。治四十二年。保定二年壬午九月。新羅第二十四君真興王與兵薄伐。王使親軍卒。彼衆我寡。不堪對戰也。仍遣同氣脫知余叱。今留在於國。王子上孫卒支公等降入新羅。王妃分叱水余叱女桂花。生三子。一世宗角干。二茂刀角干。三茂得角干。開皇錄云。梁中大通四年壬子降于新羅。議曰。案三國史。仇衡以梁中大通四年壬子納土投羅。則計自首露初即位東漢建武十八年壬寅。至仇衡末壬子。得四百九十年矣。若以此記考之。納土在

元魏保定二年壬午。則更三十年。總五百二十年矣。今兩存之。

三國遺事卷二終

三國遺事卷第三

國尊曹溪宗迦智山下麟角寺住持圓鏡冲照大禪師一然撰

文學博士坪井九馬三

校訂

日下寬

興法第三

順道肇麗

興道公之次亦無法深義淵嚴之流相繼而
教然古傳無文今亦不敢編次詳見僧傳

肥後
教此

高麗本記云。小獸林王即位二年壬申。乃東晉咸安二年。孝武帝即位之年也。前秦苻堅遣使及僧順道。送佛像經文。時堅都關中。即長安。又創四年甲戌。阿道來自晉。明年乙亥二月。創肖門寺。以置順道。又創伊弗蘭寺。以置阿道。此高麗佛法之始。僧傳作二道來自魏云。

者誤矣。實自前秦而來。又云肖門寺。今興國。伊弗蘭寺。今興福者。亦誤。按麗時都安市城。一名安丁忽。在遼水之北。遼水一名鴨綠。今云安民江。豈有松京之興國寺名。讚曰。鴨綠春深渚草鮮。白沙鷗鷺等閑眠。忽驚柔櫓一聲遠。何處漁舟客到烟。

難陀闢濟

百濟本記云。第十五十四傳云。枕流王即位甲申。東晉孝武帝大元九年。胡僧摩羅難陀至自晉。迎置宮中禮敬。明年乙酉。創佛寺於新都漢山州。度僧十人。此百濟佛法之始。又阿莘王即位大元十七年二月。下教崇信佛法求福。摩羅難陀譯云童學。其異迹詳見僧傳。讚曰。天造從來草昧間。大都爲伎也應難。翁翁自解呈歌舞。引得旁人借眼

看。

阿道基羅

一作我道。又阿頭。

新羅本記第四云。第十九訥祇王時。沙門墨胡子自高麗至。一善郡。郡人毛禮。或作毛祿。於家中作堀室安置。時梁遣使賜衣著香物。高

相詠史詩云。梁遣使僧曰。君臣不知其香名與其所用。遣人齋香

元表。宜送。溟。檀。及。經。像。遍問國中。墨胡子見之曰。此之謂香也。焚之則香氣芬馥。所以達

誠於神聖。神聖未有過於三寶。若燒此發願。則必有靈應。訥祇在

遣。使。而。恐。誤。時王女病革。使召墨胡子。焚香表誓。王女之病尋愈。王

喜厚加賚貲。俄而不知所歸。又至二十一毗處王時。有我道和尙。與侍者三人。亦來毛禮家。儀表似墨胡子。住數年。無疾而終。其侍

者三人留住。講讀經律。往往有信奉者。有注云與本碑及諸傳記殊異。又高僧傳云西竺人。

或云從吳來。按我道本碑云。我道高麗人也。母高道寧。正始間。曹魏人

我也。我姓也。峴摩奉使句麗。私之而還。因而有娠。師生五歲。其母令出

家。年十六歸魏。省覲峴摩。投立彰和尚講下就業。年十九又歸寧

於母。母謂曰。此國于今不知佛法。爾後三千餘月。雞林有聖王出。

大興佛教。其京都內有七處伽藍之墟。一曰金橋東天鏡林。今與寺

金橋謂西川之橋。俗訛呼云松橋也。寺自我道始蓋。而中廢。至法興王丁未。草創乙卯。大開。真興王畢成。二曰三川岐。

今永興寺。與同代。三曰龍宮南。今皇龍寺。真興與癸酉始開。四曰龍宮北。今芬皇寺。

與輪開同代。五曰沙川尾。今靈妙寺。善德王乙未始開。六曰神遊林。今天王寺。文王己卯開。七日婿

請田。今嚴寺。皆前佛時伽藍之墟。法水長流之地。爾歸彼而播揚大

注德下髮脫

教。當東嚮於釋祀矣。道稟教至雞林。寓止王城西里。今嚴莊寺。于

時未離王即位二年癸未也。詣闕請行教法。世以前所未見為嫌。

至有將殺之者。乃逃隱于續林。今善縣一毛祿家。祿與禮形近之。祿古

家。時天地震驚。時人不知僧名。而云阿頭。三。三年。時成國公主疾。廢。三。廢者乃鄉官之稱。僧也。猶言沙彌也。

巫醫不効。勅使四方求醫。師孿然赴闕。其疾遂理。王大悅。問其所

須。對曰。貧道百無所求。但願創佛寺於天境林。大興佛教。奉福邦

家爾。王許之。命興工。俗方質儉。編茅葺屋。住而講演。時或天花落

地。號興輪寺。毛祿之妹名史氏。投師為尼。亦於三川岐。創寺而居。

名永興寺。未幾。未離王即世。國人將害之。師還毛祿家。自作塚。閉

戶自絕。遂不復現。因此大教亦廢。至二十三法興大王。以蕭梁天

監十三年甲午登位。乃興釋氏。距未羅王癸未之歲二百五十二年。道寧所言三千餘月驗矣。據此。本記與本碑。二說相戾。不同如此。嘗試論之。梁唐二僧傳。及三國本史皆載。麗濟二國佛教之始。在晉末大元之間。則二道法師。以小獸林甲戌到高麗明矣。此傳不誤。若以毗處王時方始到羅。則是阿道留高麗百餘歲乃來也。雖大聖行止出沒不常。未必皆爾。抑亦新羅奉佛非晚甚如此。又若在未羅之世。則却超先於到麗甲戌百餘年矣。于時雞林未有文物禮教。國號猶未定。何暇阿道來請奉佛之事。又不合高麗未到而越至于羅也。設使暫興還廢。何其間寂寥無聞。而尙不識香名哉。一何大後。一何大先。揆夫東漸之勢。必始于麗濟而終乎羅。

則訥祇既與獸林世相接也。阿道之辭麗抵羅。宜在訥祇之世。又王女救病。皆傳爲阿道之事。則所謂墨胡者非眞名也。乃指目之辭。如梁人指達摩爲碧眼胡。音調釋道安爲竺道人類也。乃阿道危行避諱。而不言名姓故也。蓋國人隨其所聞。以墨胡阿道二名。分作二人爲傳爾。况云阿道儀表似墨胡。則以此可驗其一人也。道寧之序七處。直以創開先後預言之。而傳失之。故今以沙川尾躋於五次。三千餘月未必盡信書。自訥祇之世抵乎丁未。无慮一百餘年。若曰一千餘月。則殆幾矣。姓我。單名疑贗難詳。又按元魏釋曇始一云始傳云。始關中人。自出家已後。多有異迹。晉孝武大元年末。賈經律數十部。往遼東宣化。現授三乘立以歸戒。蓋高麗聞

道之始也。義熙初復還關中。開導三輔。始足白於面。雖涉泥水。未嘗沾濕。天下咸稱白足和尚云。晉末。朔方凶奴赫連勃勃。破獲關中。斬戮無數。時始亦遇害。刀不能傷。勃勃嗟嘆之。普赦沙門。悉皆不殺。始於是潛遁山澤。修頭陀行。拓拔燾復尅長安。擅威關洛。時有博陵崔皓。小習左道。猜嫉釋教。既位居僞輔。爲燾所信。乃與天師寇謙之說燾。佛教無益。有傷民利。勸令廢之云云。大平之末。始方知燾將化時至。乃以元會之日。忽杖錫到宮門。燾聞令斬之。屢不傷。燾自斬之。亦無傷。飼北園。所養虎亦不敢近。燾大生慙懼。遂感癘疾。崔寇二人相次發惡病。燾以過由於彼。於是誅滅二家門族。宜下國中。大弘佛法。始後不知所終。議曰。曇始以大元末到

海東。義熙初還關中。則留此十餘年。何東史無文。始既恢詭不測之人。而與阿道、墨胡、難陀。年事相同。三人中疑一必其變諱也。讚曰。雪擁金橋凍不開。雞林春色未全迴。可怜青帝多才思。先著毛郎宅裏梅。

原宗興法

一距祇世
百餘年

厭觸滅身

新羅本記。法興大王即位十五年。小臣異次頓爲法滅身。即蕭梁普通八年丁未。西竺達摩來金陵之歲也。是年。朗智法師亦始住靈鷲山開法。則大教興衰。必遠近相感。一時於此可信。元和中。南澗寺沙門一念撰觸香墳禮佛結社文。載此事甚詳。其略曰。昔在法興大王垂拱紫極之殿。俯察扶桑之域。以謂昔漢明感夢。佛法

東流。寡人自登位。願為蒼生欲造修福滅罪之處。於是朝臣云。鄉工

恭目等未測深意。唯遵理國之大義。不從建寺之神略。大王嘆曰。於

戲。寡人以不德丕承大業。上虧陰陽之化。下無黎庶之歡。萬機之

暇。留心釋風。誰與為伴。粵有內養者。姓朴字厭觸。或作異次。或云

也。譯云厭也。調頓道。視獨等皆通。又厭觀。氣也。其父未詳。祖阿珍

宗。即習寶葛文王之子也。亦新云。羅官。阿珍。凡十七級。其第四曰波珍。噫。

羅人。凡追封王者。皆稱文王。其實史臣亦云。未詳。又按金用。挺

竹栢而為質。抱水鏡而為志。積善曾孫。望宮內之爪牙。聖朝忠臣。

企河清之登侍。時年二十二。當充舍人。羅辭有大舍小舍。瞻仰龍

顏。知情擊目。奏云。臣聞古人問策。葛藟。願以危罪啓諮。王曰。非爾

注。或當作汝

郡。幸。通。

所為。舍人曰。為國亡身。臣之大節。為君盡命。民之直義。以謬傳辭。

刑臣斬首。則萬民咸伏。不敢違教。王曰。解肉枰軀。將贖一鳥。洒血

摧命。自伶七獸。朕意利人。何殺無罪。汝雖作功德。不如避罪。舍人

曰。一切難捨。不過身命。然小臣夕死。大教朝行。佛日再中。聖主長

安。王曰。鸞鳳之子。幼有凌霄之心。鴻鵠之兒。生懷截波之勢。爾得

如是。可謂大士之行乎。於焉大王權整威儀。風刀東西。霜仗南北。

以召郡臣。乃問卿等於我。欲造精舍。故作留難。鄉傳云。闕為以王

之意。舉臣來。諫王乃黃。於是羣臣戰戰兢兢。恹恹作誓。指手東西。

王喚舍人而詰之。舍人失色。無辭以對。大王忿怒。勅令斬之。有司

縛到衙下。舍人作誓。獄吏斬之。白乳湧出一丈。鄉傳云。舍人誓曰。

三國遺事 卷三

鍾疑錄說

明。地六震動。雨花爲之飄落。聖人哀戚。沾悲淚於龍衣。冢幸憂傷。流輕汗於蟬冕。甘泉忽渴。魚鼈爭躍。直木先折。猿猱群鳴。春宮連鐘之侶。泣血相顧。月庭交袖之朋。斷腸惜別。望柩聞聲。如喪考妣。咸謂子推割股。未足比其苦節。弘演刳腹。詎能方其壯烈。此乃扶丹墀之信力。成阿道之本心。聖者也。遂乃葬北山之西嶺。即金剛山也。傳云。頭飛落處。因葬其地。今不言何也。內人哀之。卜勝地造蘭若。名曰刺楸寺。於是家作禮。必獲世榮。人行道。當曉法利。真興大王即位五年甲子。造大興輪寺。按國史。大興。鄭傳。寶法。始興。王十四年。丁未。始開。二十二年。甲子。而附成。故云。龜甲子。僧傳云。七年。誤。大清之初。梁使沈湖將舍

壽嘉說

利。天壽六年。陳使劉思并僧明觀奉內經并次。寺寺星張。塔塔鴈行。豎法幢。懸梵鏡。龍象釋徒。爲寰中之福田。大小乘法。爲京國之慈雲。他方菩薩。出現於世。謂芬皇之陳。那浮石寶蓋。以至洛山五臺等是也。西域名僧。降臨於境。由是併三韓而爲邦。掩四海而爲家。故書德名於天。鎮之樹影神迹於星河之水。豈非三聖威之所致也。謂我道法。降有國統。惠隆法主。孝圓金相。郎大統。鹿風大書省。真怒波珍。喰金巖等。建舊塋。樹豐碑。元和十二年。丁酉。八月五日。即第四十一憲德大王九年也。與輪寺永秀禪師。于時。瑜伽。結湊斯塚。禮佛之香徒。每月五日。爲魂之妙願。營壇作梵。又鄉傳云。鄉老每當忌旦。設社會於與輪寺。則今月初五。乃舍人捐軀順法之晨也。嗚呼。無是君

鎮疑錄說

唯當作浪

無是臣。無是臣。無是功。可謂劉葛魚水。雲龍感會之美歟。法興王既舉廢立寺。寺成。謝冕旒披方袍。施宮戚為寺隸。寺隸。後至今稱王時。宰輔以金良國信向佛法。有二女。曰花寶。連資捨身不絕。此寺婢。又逆臣毛尺之族。沒寺為隸。二族之裔。至今不絕。主住其寺。躬任弘化。真興乃繼德重聖。承袞職處九五。威率百僚。號令畢備。因賜額大王興輪寺。前王姓金氏。出家法雲。字法空。僧傳與諸如出家名法雲。又真興王為法雲。又冊府元龜云。姓募。名秦。初興以爲真興之妃。名法雲。頗多疑混。又冊府元龜云。姓募。名秦。初興役之乙卯歲。王妃亦創永興寺。慕史氏之遺風。同王落彩為尼。名妙法。亦住永興寺。有年而終。國史云。建福三十一年。永興寺塑像自壞。未幾。真興王妃比丘尼卒。按真興乃法興之姪子。妃思刀夫人朴氏。牟梁里英失角干之女。亦出家為尼。而非永興寺之創主。

也。則恐真字當作法。謂法興之妃巴刁夫人為尼者之卒也。乃創寺立像之主故也。二興捨位出家。史不書。非經世之訓也。又於大通元年丁未。為梁帝創寺於熊川州。名大通寺。熊川即公州也。時非丁未也。乃中大通元年己酉歲所創也。始創與輪之丁未。未暇及於他郡立寺也。讚曰。聖智從來萬世謀。區區輿議謾秋毫。法輪解逐金輪轉。舜日方將佛日高。右原宗。徇義輕生已足驚。天花白乳更多情。俄然一釵身亡後。院院鐘聲動帝京。右厭觸

法王禁殺

百濟第二十九主法王諱宣。或云孝順。開皇十年己未即位。是年冬。下詔禁殺生。放民家所養鷹鷂之類。焚漁獵之具。一切禁止。明

年庚申度僧三十人。創王興寺於時都泗泚城。今扶餘始立栽而升

遐。武王繼統。父基子構。曆數紀而畢成。其寺亦名彌勒寺。附山臨

水。花木秀麗。四時之美具焉。王每命舟沿河入寺。賞其形勝壯麗。

與古記所載小異。武王是貧母與池龍通交而所讚曰。詔寬羽

生。小名薯蕷。即位後。盤號武王。初與王妃草創也。狻千丘惠。澤洽豚魚。四海仁莫。導聖君輕下世。上方兜率正芳春。

寶藏奉老 普德移庵

高麗本記云。麗季武德貞觀間。國人爭奉五斗米教。唐高祖聞之。

遣道士送天尊像來。講道德經。王與國人聽之。即第二十七代榮

留王即位七年。武德七年甲申也。明年遣使往唐。求學佛老。唐帝

謂高祖也。許之。及寶藏王即位。貞觀十六年壬寅也。亦欲併興三教。時寵相蓋蘇

文。說王以儒釋並熾。而黃冠未盛。特使於唐求道教。時普德和尚

住盤龍寺。憫左道匹正。國祚危矣。屢諫不聽。乃以神力飛方丈。南

移于完山州。今全州也。孤大山而居焉。即永徽元年庚戌六月也。又本

乾封二年丁卯三月三日也。未幾國滅。以總章元年戊辰國滅。今景福寺有飛

來方丈是也。云云。已上國史。真樂公留詩在堂。文烈公著傳行世。又按

唐書云。先是隋煬帝征遼東。有裨將羊皿不利於軍。將死有誓曰。

必為寵臣滅彼國矣。及蓋氏擅朝。以蓋為氏。乃以羊皿是之應也。

又按高麗古記云。隋煬帝以大業八年壬申。領三十萬兵。渡海來

征。十年甲戌十月。高麗王時第三十六代嬰陽王立第二十五年也。上表乞降。時有一

人密持小弩於懷中。隋持表使到煬帝舡中。帝奉表讀之。弩發中

永疑求說

帝曾。帝將旋師。謂左右曰。朕為天下之主。親征小國而不利。萬代之所嗤。時右相羊皿奏曰。臣死為高麗大臣。必滅國。報帝王之讎。帝崩後。生於高麗。十五聰明神武。時武陽王聞其賢。國史榮留王名建武或云帝崩後。生於高麗。十五聰明神武。時武陽王聞其賢。國史榮留王名建武或云徵入為臣。自稱姓蓋。名金。位至蘇文。乃侍中職也。唐武陽未詳此云是金奏曰。鼎有三足。國有三教。臣見國中。唯有儒釋無道教。故國危矣。王然之。奏唐請之。太宗遣叙達等道士八人。國史云武德八年乙酉遣使入唐永佛老唐帝許之據此則羊皿自甲戌年死而託生于此則王才年十餘歲矣而云龍宰說王遣請其年月必有一誤今兩存王喜以佛寺為道館。尊道士坐儒士之上。道士等行鎮國內。有名山川。古平壤城勢新月城也。道士等呪勅南河龍。加築為滿月城。因

名龍堰城。作識曰。龍堰堵。且云千年寶藏堵。或鑿破靈石。俗云帝高亦至十六年乃畢。及寶藏王之世。唐太宗親統以六軍來征。又不利而還。高宗總章元年戊辰。右相劉仁軌。大將軍李勣。新羅金仁問等攻破國滅。擒王歸唐。寶藏王庶子學四千餘家。投于新羅。與國殊故大安八年辛未。祐世僧統到孤大山景福寺。飛來方丈。禮普聖師之真。有詩云。涅槃方等教。傳受自吾師。云云。至可惜。飛房後。東明古國危。跋云。高麗藏王感於道教。不信佛法。師乃飛房。南至此山。後有神人。現於高麗馬嶺。告人云。汝國敗亡無日矣。具如國史。餘具載本傳與僧傳。師有高弟十一人。無上和尙與弟子金趣

等創金洞寺。寂滅義融二師創珍丘寺。智藪創大乘寺。一乘與心正大原等創大原寺。水淨創維摩寺。四大與契育等創中臺寺。開原和尚創開原寺。明德創燕口寺。開心與普明亦有傳。皆如本傳。讚曰。釋氏汪洋海不窮。百川儒老盡朝宗。麗王可笑封沮洳。不省滄溟徒臥龍。

東京興輪寺金堂十聖

東壁坐庚向泥塑	我道	厭髑	惠宿	安含	義湘
西壁坐甲向泥塑	表訓	地巴	元曉	惠空	慈藏
塔像					

迦葉佛宴坐石

玉龍集及慈藏傳與諸家傳紀皆云。新羅月城東龍宮南有迦葉佛宴坐石。其地即前佛時伽藍之墟也。今皇龍寺之地。即七伽藍之一也。按國史。真興王即位十四開國三年癸酉二月。築新宮於月城東。有皇龍現其地。王疑之。改爲皇龍寺。宴坐石在佛殿後面。嘗一謁焉。石之高可五六尺。來圍僅三肘。幢立而平頂。真興創寺已來。再經災火。石有拆裂處。寺僧貼鐵爲護。乃有讚曰。惠日沈輝不記年。唯餘宴坐石依然。桑田幾度成滄海。可惜巍然尙未遷。既而西山大兵已後。殿塔煨燼。而此石亦夷沒。而僅與地平矣。按阿含經迦葉佛。是賢劫第三尊也。人壽二萬歲。時出現於世。據此以增減法計之。每成劫初。皆壽無量。歲漸減至壽八萬歲時。爲住劫

之初。自此又百年減一歲。至壽十歲時爲一減。又增至人壽八萬歲時爲一增。如是二十減二十增爲一住劫。此一住劫中有千佛出世。今本師釋迦是第四尊也。四尊皆現於第九減中。自釋尊百歲壽時。至迦葉佛二萬歲時。已得二百萬餘歲。若至賢劫初第一尊拘留孫佛時。又幾萬歲也。自拘留孫佛時。上至劫初無量歲壽時。又幾何也。自釋尊下至于今。至元十八年辛巳歲。已得二千二百三十矣。自拘留孫佛歷迦葉佛時至于今。則直幾萬歲也。有本朝名士吳世文。作歷代歌。從大金貞祐七年己卯。逆數至四萬九千六百餘歲。爲盤古開闢戊寅。又延禧宮祿事金希寧所撰大一歷法。自開闢上元甲子。至元豐甲子。一百九十三萬七千六百四

十一歲。又纂古圖云。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按諸經。且以迦葉佛時至于今。爲此石之壽。尙距於劫初開闢時爲兒子矣。三家之說尙不及茲兒石之年。其於開闢之說。踈之遠矣。

遼東城育王塔

三寶感通錄載。高麗遼東城傍塔者。古老傳云。昔高麗聖王按行國界次。至此城見五色雲覆地。往尋雲中。有僧執錫而立。既至便滅。遠看還現。傍有土塔三重。上如覆釜。不知是何。更往覓僧。唯有荒草。掘尋一丈。得杖并履。又掘得銘。上有梵書。侍臣識之云。是佛塔。王委曲問詰。答曰。漢國有之。彼名蒲圖王。本作林屠王。祭天金人。因生信。起木塔七重。後佛法始至。具知始末。今更損高。本塔朽壞。育王所

本疑本訛

統一閻浮提洲處處立塔。不足可怪。又唐龍朔中有事遼左。行軍薛仁貴行至隋主討遼古地。乃見山像。空曠蕭條。絕於行往。問古老。云是先代所現。便圖寫來京師。具在若函按西漢與三國地理志。遼東城在鴨綠之外。屬漢幽州。高麗聖王未知何君。或云東明聖帝。疑非也。東明以前漢元帝建昭二年即位。成帝鴻嘉壬寅升遐。于時漢亦未見貝葉。何得海外陪臣已能識梵書乎。然稱佛為蒲圖王。似在西漢之時。西域文字或有識之者。故云梵書爾。按古傳育王命鬼徒。每於九億人居地立一塔。如是起八萬四千於閻浮界。內藏於巨石中。今處處有現瑞非一。蓋真身舍利。感應難思矣。讚曰。育王寶塔遍塵寰。雨濕雲埋薛纈班。想像當年行路眼。幾人

原本貝作貝
今改

指點祭神壇。

金官城婆娑石塔

金官虎溪寺婆娑石塔者。昔此邑為金官國時。世祖首露王之妃許皇后名黃玉。以東漢建武二十四年甲申。自西域阿踰陀國所載來。初公主承二親之命。泛海將指東。阻波神之怒。不克而還。白父王。父王命載茲塔。乃獲利涉。來泊南涯。有緋帆茜旗珠玉之美。今云主浦。初解綾袴於岡上。處曰綾峴。茜旗初入海涯。曰旗出邊。首露王聘迎之。同御國一百五十餘年。然于時海東未有創寺奉法之事。蓋像教未至。而土人不信伏。故本記無創寺之文。逮第八代銓知王二年壬辰。置寺於其地。又創王后寺。在阿道訥祇王之前世法興王之前

至今奉福焉。兼以鎮南倭。具見本國本記。塔方四面五層。其彫鏤甚奇。石微赤斑色。其質良脆。非此方類也。本草所云點鷄冠血為驗者是也。金官國亦名駕洛國。具載本記。讚曰。載厭緋帆茜旆。輕乞靈遮。莫海濤驚。豈徒到岸扶黃玉。千古南倭遏怒鯨。

高麗靈塔寺

僧傳云。釋普德字智法。前高麗龍岡縣人也。詳見下本傳。常居平壤城有山方。老僧來請講經。師固辭不允。赴講涅槃經四十餘卷。罷席至城西大寶山崗穴下禪觀。有神人來請。宜住此地。乃置錫杖於前。指其地曰。此下有八面七級石塔。掘之果然。因立精舍。曰靈塔寺以居之。

免釋免訛

皇龍寺丈六

新羅第二十四真興王即位十四年癸酉二月。將築紫宮於龍宮南。有黃龍現其地。乃改置為佛寺。號黃龍寺。至己丑年周圍墻宇。至十七年方畢。未幾海南有一巨舫。來泊於河曲縣之絲浦。今蔚州谷也。浦檢看有牒文云。西竺阿育王。聚黃鐵五萬七千斤。黃金三萬分。別傳云。鐵四十萬七千斤。金一千兩。恐誤。或云三萬七千斤。將鑄釋迦三尊像。未就。載舫泛海而祝曰。願到有緣國土。成丈六尊容。并載模樣一佛二菩薩像。縣吏具狀上聞。勅使卜其縣之城東爽塏之地。創東竺寺。邀安其三尊。輸其金鐵於京師。以大建六年甲午三月寺中記云。癸巳鑄成丈六尊像。一鼓而就。重三萬五千七斤。入黃金一萬一百九十八

分。二菩薩入鐵一萬二千斤。黃金一萬一百三十六分。安於皇龍寺。明年像淚流至踵。沃地一尺。大王升遐之兆。或云像成在真平之世者謬也。別本云。阿育王在西竺大香華國。生佛後一百年間。恨不得供養真身。歛化金鐵若干斤。三度鑄成無功。時王之太子獨不預斯事。王使詰之。太子奏云。獨力非功。曾知不就。王然之。乃載舡泛海。南閩浮提十六大國。五百中國。十千小國。八萬聚落。靡不周旋。皆鑄不成。最後到新羅國。真興王鑄之於文仍林。像成。相好畢備。阿育此翻無憂。後大德慈藏西學到五臺山。感文殊現身。授訣仍囑云。汝國皇龍寺。乃釋迦與迦葉佛講演之地。宴坐石猶在。故天竺無憂。王聚黃鐵若干斤泛海。歷一千三百餘年。然後乃

平下疑脫王

到。而國成安其寺。蓋威緣使然也。與別記所載符同像成後。東竺寺三尊亦移安寺中。寺記云。真平六年甲辰。金堂造成。善德王代。寺幼主真骨歡喜師。第二主慈藏國統。次國統惠訓。次相律師云。今兵火已來。大像與二菩薩皆融沒。而小釋迦猶存焉。讚曰。塵方何處。匪真鄉。香火因緣最我邦。不是育王難下手。月城來訪舊行藏。

皇龍寺九層塔

新羅第二十七善德王即位五年。貞觀十年丙申。慈藏法師西學。乃於五臺感文珠授法。詳見本傳文珠又云。汝國王天竺刹是利種王。預受佛記。故別有因緣。不同東夷共工之族。然以山川崎嶇。故人性羸恃。多信邪見。而時或天神降禍。然有多聞比丘在於國中。是

以君臣安泰。萬庶和平矣。言已不現。藏知是大聖變化。泣血而退。經由中國大和池邊。忽有神人出問。胡爲至此。藏答曰。求菩提故。神人禮拜。又問。汝國有何留難。藏曰。我國北連靺鞨。南接倭人。麗濟二國。迭犯封陲。隣寇縱橫。是爲民梗。神人云。今汝國以女爲王。有德而無威。故隣國謀之。宜速歸本國。藏問歸鄉將何爲利益乎。神曰。皇龍寺護法龍。是吾長子受梵王之命。來護是寺。歸本國成九層塔於寺中。隣國降伏。九韓來貢。王祚永安矣。建塔之後。設八關會。赦罪人。則外賊不能爲害。更爲我於京畿南岸置一精廬。共資予福。予亦報之德矣。言已遂奉王而獻之。忽隱不現。寺中記云。於終南山受圓禪師因由。貞觀十七年癸卯十六日。將唐帝所賜經像袈裟幣

帛而還國。以建塔之事聞於上。善德王議於群臣。群臣曰。請工匠於百濟。然後方可。乃以寶帛請於百濟。匠名阿非知。受命而來。經營木石。伊于龍春。一樹云。樹幹盡。率小匠二百人。初立刹柱之日。匠夢本國百濟滅亡之狀。匠乃心疑停手。忽大地震動。晦冥之中。有一老僧一壯士。自金殿門出。乃立其柱。僧與壯士皆隱不現。匠於是改悔。畢成。其塔刹柱記云。鐵盤已上高四十二尺。已下一百八十三尺。慈藏以五臺所授舍利百粒。分安於柱中。并通度寺戒壇。及大和寺塔。以副池龍之請。大和寺在河曲縣南。今蘇州亦藏師所創也。樹塔之後。天地開泰。三韓爲一。豈非塔之靈蔭乎。後高麗王將謀伐羅。乃曰。新羅有三寶。不可犯也。何謂也。皇龍丈六。并九層塔。與真平王天賜玉

帶。遂寢其謀。周有九鼎。楚人不敢北窺。此之類也。讚曰。鬼拱神扶。壓帝京。輝煌金碧。動飛甍。登臨何啻九韓伏。始覺乾坤特地平。又海東名賢安弘撰東都成立記云。新羅第二十七代女王爲主。雖有道無威。九韓侵勞苦。龍宮南皇龍寺建九層塔。則隣國之災可鎮。第一層日本。第二層中華。第三層吳越。第四層托羅。第五層鷹遊。第六層靺鞨。第七層丹國。第八層女狄。第九層獺貊。又按國史及寺中古記。真興王癸酉創寺後。善德王代。貞觀十九年乙巳。塔初成。三十二孝昭王即位七年。聖曆元年戊戌六月。霹靂寺中也。古記云。聖德王代。無戊戌。第三十三聖德王代。庚申歲。重成。四十八景文王代。戊子六月。第二霹靂。同代第三。重修。至本朝光宗即位五

年癸丑十月。第三霹靂。現宗十三年辛酉。第四重成。又靖宗二年乙亥。第四霹靂。又文宗甲辰年。第五重成。又憲宗末年乙亥。第五霹靂。肅宗丙子。第六重成。又高宗十六年戊戌冬月。西山兵火。塔寺丈六殿宇皆災。

皇龍寺鐘 芬皇寺藥師 奉德寺鐘

新羅第三十五景德大王。以天寶十三甲午鑄皇龍寺鐘。長一丈三寸。厚九寸。入重四十九萬七千五百八十一斤。施主孝貞伊王三毛夫人。匠人里上宅一典。肅宗朝。重成新鍾。長六尺八寸。又明年乙未。鑄芬皇藥師銅像。重三十萬六千七百斤。匠人本彼部強古乃未。又捨黃銅一十二萬斤。爲先考聖德王欲鑄巨鐘一口。未

甲子遷殿載

大曆庚戌海東金石苑所載鐘銘作大曆六年歲次辛酉十二月十四日
注典疑與訛前太子司議郎鍾銘作兼太子朝議郎鐘銘專作矣

就而崩。其子惠恭大王乾運。以大曆庚戌十二月。命有司鳩工徒。乃克成之。安於奉德寺。寺乃孝成王開元二十六年戊寅。為先考聖德大王奉福所創也。故鍾銘曰聖德大王神鍾之銘。聖德乃景德之考。典

靈妙寺丈六

善德王創寺。塑像因緣。具載良志法師傳。景德王即位二十三年。丈六改金。租二萬三千七百碩。良志傳作像之初成之費。今兩存之。

四佛山 掘佛山 萬佛山

竹嶺東百許里。有山屹然高峙。真平王九年甲申。忽有一大石。四

真平王甲申歲即為即位

四十六年原本作九年誤矣

面方丈。彫四方如來。皆以紅紗護之。自天墜其山頂。王聞之。命駕瞻敬。遂創寺崑側。額曰大乘寺。請比丘亡名誦蓮經者主寺。洒掃供石。香火不廢。號曰亦德山。或曰四佛山。比丘卒既葬。塚上生蓮。又景德王遊幸栢栗寺。至山下聞地中有唱佛聲。令掘之。得大石。四面刻四方佛。因創寺。以掘佛為號。今訛云掘石。王又聞唐代宗皇帝優崇釋氏。命工作五色氍毹。又彫沈檀木與明珠美玉為假山。高丈餘。置氍毹之上。山有巉崑。惟石澗穴。區隔每一區內。有歌舞伎樂列國山川之狀。微風入戶。蜂蝶翱翔。鸞雀飛舞。隱約視之。莫辨真假。中安萬佛。大者逾方寸。小者八九分。其頭或巨黍者。或半菽者。螺髻白毛。眉目的。體相好悉備。只可髣髴。莫得而詳。

因號萬佛山。更鑲金玉爲流蘇幡蓋。菴羅蓆。花果莊嚴。百步樓閣。臺殿堂榭。都大雖微。勢皆活動。前有旋遠比丘像千餘軀。下列紫金鍾三籠。皆有閣有蒲牢。鯨魚爲撞。有風而鍾鳴。則旋遠僧皆仆。拜頭至地。隱隱有梵音。蓋關楨在乎鍾也。雖號萬佛。其實不可勝記。旣成。遣使獻之。代宗見之。嘆曰。新羅之巧。天造非巧也。乃以九光扇加置崑岫間。因謂之佛光。四月八日。詔兩街僧徒。於內道塲禮萬佛山。命三藏不空念讚密部真詮千遍以慶之。觀者皆嘆伏其巧。讚曰。天粧滿月四方裁。地湧明毫一夜開。妙手更煩彫萬佛。真風要使遍三才。

生義寺石彌勒

善德王時。釋生義常住道中寺。夢有僧引上南山而行。令結草爲標。至山之南洞。謂曰。我埋此處。請師出安嶺上。旣覺。與友人尋所標。至其洞堀地。有石彌勒出。置於三花嶺上。善德王十三年甲辰歲。創寺而居。後名生義寺。今脫言性義寺。忠談師每歲重。三重九蒸茶獻供者。是此尊也。

興輪寺壁畫普賢

第五十四景明王時。興輪寺南門。及左右廊廡災焚。未修。靖和弘繼二僧募緣將修。貞明七年辛巳五月十五日。帝釋降于寺之左。經樓留旬日。殿塔及草樹土石皆發異香。五雲覆寺。南池魚龍喜躍跳擲。國人聚觀。嘆未曾有。玉帛梁稻施積丘山。工匠自來。不日成之。工旣畢。天帝將還。二僧白曰。天若欲還宮。請圖寫聖容。至誠

供養。以報天恩。亦乃因茲留影。永鎮下方焉。帝曰。我之願力不如彼普賢菩薩。遍垂立化。畫此菩薩像。虔設供養。而不廢宜矣。二僧奉教。敬畫普賢菩薩於壁間。至今猶存其像。

三所觀音 衆生寺

新羅古傳云。中華天子有寵姬。美艷無雙。謂古今圖畫。妙有如此者。乃命善畫者寫真。畫工傳失其名。或云張僧繇。則是吳人也。梁

右將軍吳興太守。則乃中國梁陳間之天子也。而傳云唐帝其人者。海東人。凡諸中國。為唐爾。其實未詳何代帝王。兩存之。

奉勅圖成。誤落筆污赤毀於臍下。欲改之而不能。心疑赤誌必自天生。功畢獻之。帝目之曰。形則逼真矣。其臍下之誌。乃所內秘。何得知之。并寫。帝乃震怒。下圓扉將加刑。丞相奏云。所謂伊人。其心

且直。願赦宥之。帝曰。彼既賢直。朕昨夢之。像畫進不差。則宥之。其人乃畫十一面觀音像。呈之。協於所夢。帝於是意解救之。其人既免。乃與博士芬節約曰。吾聞新羅國敬信佛法。與子乘桴于海。適彼同修佛事。廣益仁邦。不亦益乎。遂相與到新羅國。因成此寺。大悲像。國人瞻仰。禳禱獲福。不可勝記。羅季天成中。正甫崔殷誠。久無胤息。詣茲寺大慈前祈禱。有娠而生男。未盈三朔。百濟甄萱襲犯京師。城中大潰。殷誠抱兒來告曰。隣兵奄至。事急矣。赤子累重。不能俱免。若誠大聖之所賜。願借大慈之力。覆養之。令我父子再得相見。涕泣悲惋。三泣而三告之。裹以襁褓。藏諸狴座下。眷眷而去。經半月寇退。來尋之。肌膚如新浴。貌體嫺好。乳香尚痕於口。抱

惠慈普通
承魯承老昔
通

持歸養。及壯聰惠過人。是爲承魯。位至正匡。承魯生郎中崔肅。肅生郎中齊顏焉。自此繼嗣不絕。殷誠隨敬。順王入本朝。爲大姓。又統和十年三月。主寺釋性泰。跪於菩薩前。自言弟子久住茲寺。精勤香火。晝夜匪懈。然以寺無田。出香祀無繼。將移他所。故來辭爾。是日假寐。夢大聖。謂曰。師且住。無遠離。我以緣化充齋費。僧忻然感寤。遂留不行。後十三日。忽有二人。馬載牛馱。到於門前。寺僧出問。何所而來。曰。我等是金州界人。向有一比丘。到我云。我住東京衆生寺久矣。欲以四事之難。緣化到此。是以歛施隣閭。得米六碩。鹽四碩。負載而來。僧曰。此寺無人緣化者。爾輩恐聞之。誤。其人曰。向之比丘。學我輩而來。到此神見井邊。曰。距寺不遠。我先往待之。

我輩隨逐而來。寺僧引入法堂前。其人瞻禮大聖。相謂曰。此緣化比丘之像也。驚嘆不已。故所納米鹽。追年不廢。又一夕。寺門有火災。閭里奔救。升堂見像。不知所在。視之。已立在庭中矣。問其出者。誰。皆曰。不知。乃知大聖靈威也。又大定十三年癸巳間。有僧占崇。得住茲寺。不解文字。性本純粹。精勤火香。有一僧欲奪其居。訴於襯衣天使。曰。茲寺所以國家祈恩奉福之所。宜選會讀文疏者主之。天使然之。欲試其人。乃倒授疏文。占崇應手披讀如流。天使服膺。退坐房中。俾之再讀。崇銜口無言。天使曰。上人良由大聖之所護也。終不奪之。當時與崇同住者。處士金仁夫。傳諸鄉老。筆之于傳。

栢栗寺

雞林之北岳曰金剛嶺。山之陽有栢栗寺。寺有大悲之像一軀。不知作始。而靈異頗著。或云。是中國之神匠塑衆生寺像時。并造也。諺云。此大聖會上。初利天。還來入法堂時。所履石上。脚迹至今不剝。或云。救夫禮郎還來時之所視迹也。天授三年壬辰九月七日。孝昭王奉大立薩噲之子夫禮郎爲國仙。珠履千徒。親安常尤甚。天授四年^{二年}_{長壽}癸巳暮春之月。領徒遊金蘭。到北溟之境。被狄賊所掠而去。門客皆失措而還。獨安常追迹之。是三月十一日也。大王聞之。驚駭不勝。曰。先君得神笛傳于朕躬。今與立琴藏在內庫。因何國仙忽爲賊俘。爲之奈何。琴笛事具載別傳時有瑞雲覆天尊庫。

噲當作洸

注長上疑卽

王又震懼使檢之。庫內失琴笛二寶。乃曰。朕何不予。昨失國仙。又亡琴笛。乃囚司庫吏金貞高等五人。四月。募於國曰。得琴笛者賞之一歲租。五月十五日。郎二親就栢栗寺大悲像前禪祈。累夕忽香。卓上得琴笛二寶。而郎常二人來到於像後。二親顛喜。問其所由來。郎曰。予自被掠爲彼國大都仇羅家之牧子。放牧於大烏羅尼野。一本作都仇家奴。牧於大磨之野。忽有一僧容儀端正。手携琴笛來慰曰。憶桑梓乎。予不覺跪于前曰。眷戀君親。何論其極。僧曰。然則宜從我來。遂率至海壖。又與安常會。乃批笛爲兩分。與二人各乘一隻。自乘其琴。泛泛歸來。俄然至此矣。於是具事馳聞。王大驚使迎。郎隨琴笛入內。施鑄金銀五器二副。各重五十兩。摩訶袈裟五領。大綃

唯當作漁

三千疋田一萬頃納於寺。用答慈麻焉。大赦國內。賜人爵三級。復民租三年。主寺僧移住奉聖。封郎為大角干。羅之家宰父大玄阿唵為大大角干。母龍寶夫人為沙梁部鏡井宮主。安常師為大統。司庫五人皆免。賜爵各五級。六月十二日。有彗星孛于東方。十七日。又孛于西方。日官奏曰。不封爵於琴笛之瑞。於是册號神笛為萬萬波波息。彗乃滅。後多靈異。文煩不載。世謂安常為俊永郎徒。不之審也。永郎之徒。唯真才繁完等知名。皆亦不測人也。詳見別傳

敏藏寺

禹金里貧女寶開有子名長春。從海賈而征。久無音耗。其母就敏藏寺。寺乃敏藏寺觀音前克祈七日。而長春忽至。問其由緒。曰。海

中風飄舶壞。同侶皆不免。予乘隻板歸泊吳涯。吳人収之俾耕于野。有異僧如鄉里來。弔慰勤勤。學我同行。前有深渠。僧掖我跳之。昏昏間如聞鄉音與哭泣之聲。見之乃已。屈此矣。日晡時離吳。至此纔戌初。即天寶四年乙酉四月八日也。景德王聞之。施田於寺。又納財幣焉。

前後所將舍利

國史云。真興王大清三年己巳。梁使沈湖送舍利若干粒。善德王代貞觀十七年癸卯。慈藏法師所將佛頭骨佛牙佛舍利百粒。佛所著緋羅金點袈裟一領。其舍利分為三。一分在皇龍塔。一分在大和塔。一分并袈裟在通度寺戒壇。其餘未詳所在。壇有二級。上

級之中安石蓋如覆鑊。諺云。昔在本朝相次有二廉使。禮壇舉石鑊而敬之。前感脩蟒在函中。後見巨蟾蹲石腹。自此不敢舉之。近有上將軍金公利生。庾侍郎碩。以高廟朝受旨。指揮江東。仗節到寺。擬欲舉石瞻禮。寺僧以往事難之。二公令軍士固舉之。內有小石函。函襲之中。貯以瑠璃筒。筒中舍利只四粒。傳示瞻敬。筒有小傷裂處。於是庾公適蓄一水精函子。遂奉施兼藏焉。識之以記。移御江都。四年乙未歲也。古記稱百枚分藏三處。今唯四爾。既隱現隨人。多小不足恠也。又諺云。其皇龍寺塔災之日。石鑊之東面始有大斑。至今猶然。卽大遼應曆三年癸丑歲也。本朝光廟五載也。塔之第三災也。曹溪無衣子留詩云。聞導皇龍災塔日。連燒一面

大疑天說佐
差普通

示無間。是也。自至元甲子已來。大朝使佐本國。皇華爭來瞻禮。四方雲水。輻湊來參。或舉不舉。真身四枚外。變身舍利。碎如砂礫。現於礎外。而異香郁烈。彌日不歇者。比比有之。此末季一方之奇事也。唐大中五年辛未。入朝使元弘所將佛牙。今未詳所在。新羅文聖王代。後唐同光元年癸未。本朝太祖卽位六年。入朝使尹質所將五百羅漢像。今在北崇山神光寺。大宋宣和元年己亥。曆十入貢使鄭克永。李之美等所將佛牙。今內殿置奉者是也。相傳云。昔義湘法師入唐。到終南山至相寺智儼尊者處。隣有宣律師。常受天供。每齋時。天厨送食。一日律師請湘公齋。湘至坐定。既久。天供過時不至。湘乃空鉢而歸。天使乃至。律師問今日何故遲。天使曰。滿洞有神

兵遮擁不能得入。於是律師知湘公有神術。乃服其道勝。仍留其供具。翌日又邀儼湘二師齋。具陳其由。湘公從容謂宣曰。師既被天帝所敬。嘗聞帝釋宮有佛四十齒之一牙。爲我等輩請下人間。爲福如何。律師後與天使傳其意於上帝。帝限七日送與。湘公致敬訖。邀安大內。後至大宋徽宗朝。崇奉左道。時國人傳圖讖曰。金人敗國。黃巾之徒。諷日官奏曰。金人者佛教之謂也。將不利於國。家議將破滅釋氏。坑諸沙門。焚燒經典。而別造小舡。載佛牙泛於大海。任隨緣流泊。于時適有本朝使者至宋。聞其事。以天花苜蓿五十領。紵布三百疋。行賂於押舡內史。密授佛牙。但流空舡。使臣等既得佛牙來奏。於是睿宗大喜。奉安于十員殿左掖小殿。常鑰匙

殿門。施香燈于外。每親幸日。開殿瞻敬。至壬辰歲。移御次。內官念遽中忘不收檢。至丙申四月。御願堂神孝寺釋蘊光請致敬佛牙。聞于上。勅令內臣遍檢宮中。無得也。時栢臺侍御史崔冲命薛伸急徵于諸謁者房。皆未知所措。內臣金承老奏曰。壬辰年移御時。紫門日記推看從之。記云。入內侍大府卿李白全受佛牙函云。召李詰之。對曰。請歸家更尋私記。到家檢看。得左番謁者金瑞龍佛牙函。准受記來呈。召問瑞龍。無辭以對。又以金承老所奏云。壬辰至今丙申五年間。御佛堂及景靈殿上守等囚禁問當。依違未決。隔三日。夜中瑞龍家園墻裏有投擲物聲。以大檢看。乃佛牙函也。函本內一重沉香合。次重純金合。次外重白銀函。次外重瑠璃函。

當答音通

大疑火烈

再議

次外重螺鈿函。各幅子如之。今但瑠璃函爾。喜得之入達于內。有再議。金瑞龍及兩殿上守皆誅。晉陽府奏云。因佛事不合多傷人。皆免之。更勅十員殿中庭特造佛牙殿安之。令將士守之。擇吉日。請神孝寺上房蓋光。領徒三十人。入內設齋敬之。其日入直承宣。崔弘上將軍崔公衍李令長內侍茶房等侍立于殿庭。依次頂戴敬之。佛牙區穴間。舍利不知數。晉陽府以白銀合貯而安之。時主上謂臣下曰。朕自亡佛牙已來。自生四疑。一疑天宮七日限滿而上天矣。二疑國亂如此。牙既神物。且移有緣無事之邦矣。三疑貪財小人。盜取函幅。弃之溝壑矣。四疑盜取珍利。而無計自露。匿藏家中矣。今第四疑當之矣。乃放聲大哭。滿庭皆洒涕。獻壽至有煉

頂燒臂者不可勝計。得此實錄於當時內殿焚修前。祇林寺大禪師覺猷言親所眼見。使予錄之。又至庚午出都之亂。顛沛之甚。過於壬辰。十員殿監主禪師心鑑亡身佩持。獲免於賊難。達於大內。大賞其功。移授名利。今住冰山寺。是亦親聞於彼。真興王代天嘉六年乙酉。陳使劉思與釋明觀。載送佛經論一千七百餘卷。貞觀十七年。慈藏法師載三藏四百餘函來。安于通度寺。興德王代大和元年丁未。入學僧高麗釋丘德賚佛經若干函來。王與諸寺僧徒出迎于興輪寺前路。大中五年。入朝使元弘賚佛經若干軸來。羅末普耀禪師再至吳越。載大藏經來。卽海龍王寺開山祖也。大宋元祐甲戌。有人真讚云。偉哉初祖。巍乎真容。再至吳越。大藏成

原本弟作第
今改

功。賜銜普耀。鳳詔四封。若問其德。白月清風。又大定中。漢南管記彭祖。逃留詩云。水雲蘭若住空王。况是神龍穩一場。畢竟名藍誰得似。初傳像教自南方。有跋云。昔普耀禪師始求大藏於南越。泊旋返次。海風忽起。扁舟出沒於波間。師即言曰。意者神龍欲留經耶。遂呪願乃誠。兼奉龍歸焉。於是風靜波息。既得還國。遍賞山川。求可以安邀處。至此山忽見瑞雲起於山上。乃與高弟弘慶經營蓮社。然則像教之東漸。實始乎此。漢南管記彭祖逃題寺。有龍王堂。頗多靈異。乃當時隨經而來止者也。至今猶存。又天成三年。戊子。默和尚入唐。亦載大藏經來。本朝睿廟時。慧照國師奉詔西學。市遼本大藏三部而來。一本今在定惠寺。海印寺有一本。許大安

二年。本朝宣宗代。祐世僧統義天入宋。多將天台教觀而來。此外方冊所不載。高僧信士。往來所賫。不可詳記。大教東漸。洋洋乎慶矣哉。讚曰。華月夷風尚隔烟。鹿園鶴樹二千年。流傳海外真堪賀。東震西軋共一天。

卯同升
總章元年下
疑脫戊辰

按此錄義湘傳云。永徽初。入唐謁智儼。然據浮石本碑。湘武德八年生。卯歲出家。永徽元年庚戌。與元曉同伴欲西入。至高麗有難而廻。至龍朔元年辛酉入唐。就學於智儼。總章元年。儼遷化。咸亨二年。湘來還新羅。長安二年壬寅。示滅。年七十八。則疑與儼公齋於宣律師處。請天宮佛牙。在辛酉至戊辰七八年間也。本朝高廟入江都壬辰年。疑天宮七日限滿者誤矣。初利天一日夜當人間

高宗壬辰歲
即宋紹定五
年也距唐龍
朔辛酉不過
五百七十一
年原本推算
誤矣
誤六百九年
為七百三十
年
主疑王

無極記疑註

一百歲。且從湘公初入唐辛酉。計至高祖壬辰。六百九十三歲也。至庚子年。始滿七百年。而七日限已滿矣。至出都至元七年庚午。則七百三十年。若如天言。而七日後還天宮。則禪師心鑑出都時。佩持出獻者。恐非真佛牙也。於是年春出都前。於大內集諸宗名德。乞佛牙舍利。精勤雖切。而不得一枚。則七日限滿上天者幾矣。二十一年甲申。修補國清寺金塔。國主與莊穆王后幸妙覺寺。集衆慶讚。訖。右佛牙與洛山水精念珠如意珠。君臣與大衆皆瞻奉頂戴。後并納金塔內。予亦預斯會。而親見所謂佛牙者。長三寸許。而無舍利焉。無極記。

彌勒仙花 末尸郎 真慈師

以下諸條皆
關所願當立
為一篇
朝鮮史畧作
三麥宗

第二十四真興王。姓金氏。名多婁宗。一作深婁宗。以梁大同六年庚申即位。慕伯父法興之志。一心奉佛。廣興佛寺。度人為僧尼。又天性風味多尙神仙。擇人家娘子美艷者。捧為原花要。聚徒選士。教之以孝悌忠信。亦理國之大要也。乃取南毛娘。峻貞娘。兩花。聚徒三四百人。峻貞者。嫉妬毛娘。多置酒飲毛娘。至醉潛昇去北川中。舉石埋殺之。其徒罔知去處。悲泣而散。有人知其謀者。作歌誘街巷。小童唱於街。其徒聞之。尋得其尸於北川中。乃殺峻貞娘。於是大王下令。廢原花果年。王又念欲興邦國。須先風月道。更下令選良家男子有德行者。改為花娘。始奉薛原郎為國仙。此花郎國仙之始。故豎碑於溟州。自此使人悛惡更善。上敬下順。五常六藝。

峻貞郎訛

三師六正。廣行於代。國史。真智王大建八年丙申。始奉花郎。恐史傳乃誤。及真智王代。有興

輪寺僧真慈。一作員慈也。每就堂主彌勒像前發原誓言。願我大聖化

作花郎。出現於世。我常親近。醉容奉以周旋。其誠懇至禱之情。日

益彌篤。一夕夢有僧。謂曰。汝往熊川。今公州。水源寺。得見彌勒仙花

也。慈覺而驚喜。尋其寺行十日程。一步一禮。及到其寺。門外有一

郎。濃纖不爽。盼倩而迎。引入小門。邀致賓軒。慈且升。且揖曰。郎君

素昧平昔。何見待殷勤如此。郎曰。我亦京師人也。見師高蹈遠屆。

勞來之爾。俄而出門。不知所在。慈謂偶爾。不甚異之。但與寺僧叙

曩昔之夢。興來之之意。且曰。暫寓下榻。欲待彌勒仙花何如。寺僧

欺其情蕩然。而見其懃恪。乃曰。此去南隣有千山。自古賢哲寓止。

狀觀音通

多有冥感。蓋歸彼居。慈從之。至於山下。山靈變老人出迎曰。到此
奚爲。答曰。願見彌勒仙花爾。老人曰。向於水源寺之門外。已見彌
勒仙花。更來何求。慈聞卽驚汗。驟還本寺。居月餘。真智王聞之。徵
詔問其由。曰。郎既自稱京師人。聖不虛言。蓋覓城中乎。慈奉宸旨
會徒衆。遍於閭閻。問物色求之。有一小郎子。斷紅齊具。眉彩秀麗。
靈妙寺之東。北路傍樹下。婆娑而遊。慈近之。驚曰。此彌勒仙花也。
乃就而問曰。郎家何在。願聞芳氏。郎答曰。我名未尸。兒孩時爺孃
俱沒。未知何姓。於是肩輿而入。見於王。王敬愛之。奉爲國仙。其和
睦子弟。禮義風教。不類於常。風流耀世。幾七年。忽亡所在。慈哀懷
殆甚。然飲沐慈澤。呢承清化。能自悔改。精修爲道。晚年亦不知所

終說者曰。未與彌聲相近。尸與力形相類。乃託其近似而相謎也。大聖不獨感慈之誠歟也。抑有緣于茲土。故比比示現焉。至今國人稱神仙曰彌勒仙花。凡有媒係於人者曰未尸。皆慈氏之遺風也。路傍樹至今名見郎。又俚言似如樹。一作于樹讚曰。尋芳一步一瞻風。到處栽培一樣功。羃地春歸無覓處。誰知頃刻上林紅。

南白月二聖 努胗夫得 怛怛朴朴

白月山兩聖成道記云。白月山在新羅仇夫郡之北。古之屈自郡。今義安郡。峰巒奇秀。延袤數百里。真巨鎮也。古老相傳云。昔唐皇帝嘗鑿一池。每月望前。月色混朗。中有一山。崑石如師子。隱映花間之影。現於池中。上命畫工圖其狀。遣使搜訪天下。至海東見此山。有大師

義安郡當作義昌縣忠烈王八年改義安爲義昌監務陸縣令以賞元世祖東征供億之勞今慶尚道昌

原府是也

子崑山之西南二步許有三山。其名花山。其山首故云三山。與圖相近。然未知真僞。以隻履懸於師子崑之頂。使還奏聞。履影亦現池。帝乃異之。賜名曰白月山。望前白月影現。故以名之。然後池中無影。山之東南三千步許有仙川村。村有二人。其一曰努胗夫得。一作父名月藏。母味勝。其一曰怛怛朴朴。父名修梵。母名梵摩。鄉傳云。雉山村。誤矣。各以二義名之行。皆風骨不凡。有域外遐想。而相與友善。年皆弱冠。往依村之東北嶺外法積房。剃髮爲僧。未幾聞西南雉山村法宗谷僧道村有古寺可以栖真。同往大佛田小佛田二洞各居焉。夫得寓懷真庵。一云壤寺。今懷真洞有古寺。基是也。朴朴居瑠璃光寺。今梨有寺。基是也。皆挈妻子而居。經營產業。交相來往。棲神安養。方外之志。

未常暫廢。觀身世無常。因相謂曰。朕田美歲良利也。不如衣食之
 應念而至。自然得飽煖也。婦女屋宅情好也。不如蓮池花藏千聖
 共遊。鸚鵡孔雀以相娛也。况學佛當成佛。修真必得真。今我等既
 落彩爲僧。當脫略纏結。成無上道。豈宜汨沒風塵。與俗輩無異也。
 遂唾謝人間世。將隱於深谷。夜夢白毫光自西而至。光中垂金色。
 臂摩二人頂。及覺說夢。與之符同。皆感嘆久之。遂入白月山無等
 谷。今南蓋洞也。朴朴師占北嶺師子崑。作板屋八尺房而居。故云板房。
 夫得師占東嶺磊石下有水處。亦成方丈而居焉。故云磊房。夫傳
得處山北廟關洞。今復名朴朴居山。南法精洞。磊房與此相反。以今驗之。鄉傳誤矣。各庵而居。夫得勤求彌
 勒。朴朴禮念彌陀。未盈三載。景龍三年己酉四月八日。聖德王即

提下疑耳

位八年也。日將夕。有一娘子年幾二十。姿儀殊妙。氣襲蘭麝。俄然
 到北庵。南庵傳云。請寄宿焉。因投詞曰。行途日落千山暮。路隔城遙
 絕四隣。今日欲投庵下宿。慈悲和尚莫生嗔。朴朴曰。蘭若護淨爲
 務。非爾所取近行矣。無滯此處。閉門而入。記云。我以血囊見試。今娘歸
 南庵。北庵傳曰。又請如前。夫得曰。汝從何處犯夜而來。娘答曰。湛然與
 大虛同體。何有往來。但聞賢士志願深重。德行高堅。將欲助成善
 提。因投一偈曰。日暮千山路。行行絕四隣。竹松陰轉邃。溪洞響
 猶新。乞宿非迷路。尊師欲指津。願惟從我請。且莫問何人。師聞之
 驚駭。謂曰。此地非婦女相汚。然隨順衆生。亦菩薩行之一也。况窮
 谷夜暗。其可忽視歟。乃迎揖庵中而置之。至夜清心礪操。微燈半

壁。謂念厭厭。及夜將艾。娘呼曰。予不幸適有產憂。乞和尚排備苦草。夫得悲矜莫逆。燭火殷勤。娘既產。又請浴。弩胎慚懼交心。然哀憫之情有加無已。又備盆槽。坐娘於中。薪湯以浴之。既而槽中之水香氣郁烈。變成金液。弩胎大駭。娘曰。吾師亦宜浴此。胎勉強從之。忽覺精神爽涼。肌膚金色。視其傍忽生一蓮臺。娘勸之坐。因謂曰。我是觀音菩薩。來助大師。成大菩提矣。言訖不現。朴朴謂胎今夜必染戒。將歸听之。既至。見胎坐蓮臺。作彌勒尊像。放光明。身彩檀金。不覺扣頭而禮曰。何得至於此乎。胎具叙其由。朴朴嘆曰。我乃障重。幸逢大聖而反不遇。大德至仁。先吾著鞭。願無忘昔日之契。事須同攝。胎曰。槽有餘液。但可浴之。朴朴又浴。亦如前成無量

位下疑脫十四年

壽。二尊相對儼然。山下村民聞之。競來瞻仰。嘆曰。希有希有。二聖為說法要。全身躡雲而逝。天寶十四年乙未。新羅景德王即位。古記云。天鑑二十四年乙未。法興即位。何先後倒錯之甚如此。聞斯事。以丁酉歲遣使創大伽藍。號白月山南寺。廣德二年。古元年亦誤。甲辰七月十五日。寺成。更塑彌勒尊像。安於金堂。額曰。現身成道彌勒之殿。又塑彌陀像。安於講堂。餘液不足。塗浴未周。故彌陀像亦有斑駁之痕。額曰。現身成道無量壽殿。議曰。娘可謂應以婦女身攝化者也。華嚴經摩耶夫人善知識。寄十一地生佛如幻解脫門。今娘之稱產微意在此。觀其投詞。哀婉可愛。宛轉有天仙之趣。嗚呼。使娘婆不解隨順衆生語言。施羅尼其能若是乎。其末聯宜云。清風一榻莫予嘖。然不爾

云者。蓋不欲同乎流俗語爾。讚曰。滴翠崑前剝啄聲。何人日暮扣雲扃。南庵且近宜尋去。莫踏蒼苔汚我庭。右北庵。谷暗何歸已。暝煙南窻有草且流連。夜闌百八深深轉。只恐成喧惱客眠。右南庵。十里松陰一徑迷。訪僧來試夜□提。三槽浴罷天將曉。生下雙兒擲向西。右聖娘。

芬皇寺千手大悲 盲兒得眼

景德王代。漢岐里女希明之兒。生五稔而忽盲。一日其母抱兒詣芬皇寺。左殿北壁畫千手大悲。前令兒作歌禱之。遂得明。其詞曰。膝肘古召旃。二尸掌音毛乎支內良。千手觀音叱前良。中。祈以支白屋尸置內乎多。千隱手。叱千隱目旃。一等

下叱放一等旃除惡支。二于萬隱吾羅。一等沙隱賜以古只內乎叱等邪阿邪也。吾良遺知支賜尸等焉。放冬矣用屋尸慈悲也。根古讚曰。竹馬葱笙戲陌塵。一朝雙碧失瞳人。不因大士廻慈眼。虛度楊花幾社春。

洛山二大聖 觀音 正趣 調信

昔義湘法師始自唐來還。聞大悲真身住此海邊崛內。故因名洛山。蓋西域寶隋洛伽山。此云小白華。乃白衣大士真身住處。故借此名之。齋戒七日。浮座具晨水上。龍天八部侍從引入崛內。參禮空中。出水精念珠一貫□之。湘領受而退。東海龍亦獻如意寶珠一顆。師捧出。更齋七日。乃見真容。謂曰。於座上山頂雙竹湧生。當

實下疑獻

其地作殿宜矣。師聞之出峒。果有竹從地湧出。乃作金堂塑像而安之。圓容麗質。儼若天生。其竹還沒。方知正是真身住也。因名其寺曰洛山。師以所受二珠鎮安于聖殿而去。後有元曉法師。繼踵而來。欲求瞻禮。初至於南郊水田中。有一白衣女人刈稻。師戲請其禾。女以稻荒戲答之。又行至橋下。一女洗月水帛。師乞水。女酌其穢水獻之。師覆弃之。更酌川水而飲之。時野中松上有一青鳥。呼曰休醒。和尙。忽隱不現。其松下有一隻脫鞋。師既到寺。觀音座下又有前所見脫鞋一隻。方知前所遇聖女乃真身也。故時人謂之觀音松。師欲入聖峒更覩真容。風浪大作。不得入而去。後有峒山祖師梵日。大和年中入唐。到明州開國寺。有一沙彌截左耳

醒下疑翻

在衆僧之末。與師言曰。吾亦鄉人也。家在溟州界翼嶺縣德耆坊。師他日若還本國。須成吾舍。既而遍遊叢席。得法於鹽官。事具在本傳以會昌七年丁卯還國。先創峒山寺而傳教。大中十二年戊寅二月十五日。夜夢昔所見沙彌到窻下。曰。昔在明州開國寺。與師有約。既蒙見諾。何其晚也。祖師驚覺。押數十人到翼嶺境。尋訪其居。有一女居洛山下村。問其名。曰德耆。女有一子。年才八歲。常出遊於村南石橋邊。告其母曰。吾所與遊者有金色童子。母以告于師。師驚喜。與其子尋所遊橋下。水中有一石佛。昇出之。截左耳。類前所見沙彌。即正趣菩薩之像也。乃作簡子卜其營構之地。洛山上方吉。乃作殿三間。安其像。古本載梵日事在前。相曉二師在後。然按湘曉二師爾口於高宗之代。梵日在

醒下疑在

會下去疑昌
說相下昌疑
去誤

於會去之後。或云。梵日。為相之十餘人。故今前却。後百餘年。野火連延。到此山。唯二聖殿獨免其災。餘皆煨燼。及西山大兵已來。癸丑甲寅年間。二聖真容及二寶珠移入襄州城。大兵來攻甚急。城將陷。時住持禪師阿行希古名以銀合盛二珠。佩持將逃逸。寺奴名乞升。奪取深埋於地。誓曰。我若不免死於兵。則二寶珠終不現於人間。人無知者。我若不死。當奉二寶獻於邦家矣。甲寅十月二十二日。城陷。阿行不免。而乞升獲免。兵退後掘出。納於溟州道監倉使。時郎中李祿綏為監倉使。受而藏於監倉庫中。每交代傳受。至戊午十一月。本業老宿祇林寺住持大禪師覺猷奏曰。洛山二珠。國家神寶。襄州城陷時。寺奴乞升埋於城中。兵退取納監倉使。藏在溟

高句麗捺已
郡新羅景德
王改奈靈郡
高麗成宗改
剛州顯宗屬
吉州仁宗改
順安縣高宗
為萊州固非
牛首州領縣
又今剛州當
作今萊州今
慶尚道榮川
郡是也
遺疑遺悅下
疑州

州營庫中。今溟州城殆不能守矣。宜輸安御府。主上允可。發夜別抄十人率乞升。取於溟州城。入安於內府。時使介十人各賜銀一斤米五石。昔新羅為京師時。有世達寺今興教寺也之莊舍。在溟州捺李郡。按地理志。溟州無捺李郡。唯有捺城郡。本捺已郡。今剛州。牛首州。今春。以今言捺李郡。本寺遺僧調信為知莊。信到莊。上悅。守金昕公之女。惑之深。屢就洛山大悲前。潛祈得幸。方數年間。其女已有配矣。又往堂前怨大悲之不遂已。哀泣至日暮。情思倦憊。俄成假寢。忽夢金氏娘容豫入門。粲然啓齒而謂曰。兒早識上人於半面。心乎愛矣。未嘗暫忘。迫於父母之命。強從人矣。今願為同穴之友。故來爾。信乃顛喜。同歸鄉里。計活四十餘霜。有兒息五。家徒四壁。藜藿不

縣通音通

給。遂乃落魄扶携。糊其口於四方。如是十年。周流草野。懸鶉百結。亦不掩体。適過溟州蟹縣嶺。大兒十五歲者。忽餓死。痛哭収瘞於道。從學餘四口。到羽曲縣。今羽縣也結茅於路傍而舍。夫婦老且病。飢不能與。十歲女兒巡乞。乃爲里嫠所噬。號痛臥於前。父母爲之歔歔。泣下數行。婦乃□澁拭涕。倉卒而語曰。予之始遇君也。色美年芳。衣袴稠鮮。一味之甘。得與子分之。數尺之煖。得與子共之。出處五十年。情鐘莫逆。恩愛綢繆。可謂厚緣。自比年來。衰病歲益深。飢寒日益迫。傍舍壺漿。人不容乞。千門之耻。重似丘山。兒寒兒飢。未遑計補。何暇有愛悅夫婦之心哉。紅顏巧笑。草上之露。約束芝蘭。柳絮飄風。君有我而爲累。我爲君而足憂。細思昔日之歡。適爲憂

患所階。君乎予乎。奚至此極。與其衆鳥之同餒。焉知隻鷲之有鏡。寒弃炎附。情所不堪。然而行止非人。離合有數。請從此辭。信聞之大喜。各分二兒將行。女曰。我向桑梓。君其南矣。方分手進途。而形開。殘燈翳吐。夜色將闌。及旦。鬢髮盡白。惘惘然。殊無人世意。已厭勞生。如飮百年辛苦。貪染之心。洒然冰釋。於是慚對聖容。懺滌無已。歸撥蟹峴所埋兒塚。乃石彌勒也。灌洗奉安于隣寺。還京師。免莊任。傾私財。創淨土寺。勲修白業。後莫知所終。議曰。讀此傳。掩卷而追繹之。何必信師之夢爲然。今皆知其人世之爲樂。欣欣然役役然。特未覺爾。乃作詞誡之曰。快適須臾意已閑。暗從愁裏老蒼顏。不須更待黃梁熟。方悟勞生一夢間。治身臧否先誠意。鯀

倉通音通

夢蛾眉賊夢藏。何似秋來清夜夢。時時合眼到清涼。

魚山佛影

耶那普通

卯疑卵訛

古記云。萬魚寺者古之慈成山也。又阿耶斯山。此當作摩耶斯傍有呵囉國。昔天卯下于海邊。作人御國。即首露王。當此時。境內有玉池。池有毒龍焉。萬魚山有五羅刹女。往來交通。故時降雷雨。歷四年五穀不成。王呪禁不能。稽首請佛說法。然後羅刹女受五戒而無後害。故東海魚龍遂化為滿洞之石。各有鍾磬之聲。古記上又按。大定十二年庚子。即明宗十一年也。始創萬魚寺。棟梁寶林狀奏。所稱山中奇異之迹。與北天竺訶羅國佛影事符同者有三。一。山之側近地梁州界玉池。亦毒龍所蟄是也。二。有時自江邊雲氣始

十二三類

免疑不見

出來到山頂。雲中有音樂之聲是也。三。影之西北有盤石。常貯水不絕云。是佛浣濯袈裟之地是也。已上皆寶林之說。今親來瞻禮。亦乃彰彰可敬信者有二。洞中之石。凡三分之二皆有金玉之聲。是一也。遠瞻即現。近瞻不見。或見覓等是一也。北天之文具錄於後。可函觀。佛三昧經第七卷云。佛到耶乾訶羅國。古仙山。薺葛花林毒龍之側。青蓮花泉。北羅刹穴中。阿那斯山南。爾時彼穴有五羅刹。化作女龍。與毒龍通。龍復降雹。羅刹亂行。飢饉疾疫已歷四年。王驚懼。禱祀神祇。於事無益。時有梵志。聰明多智。自言大王伽毗羅淨飯王子。今者成道。號釋迦。文王聞是語。心大歡喜。向佛作禮。曰。云何今日佛日已興。不到此國。爾時如來勅諸比丘。得六神

通者。隨從佛後。受那軋訶羅王弗婆浮提請。爾時世尊頂放光明。化作一萬諸天化佛。往至彼國。爾時龍王及羅刹女五體投地求佛受戒。佛即爲說三歸五戒。龍王聞已長跪合掌。勸請世尊常住此間。佛若不在。我有惡心。無由得成阿耨菩提。時梵天王復來禮佛。請婆伽婆爲未來世諸衆生。故莫獨偏爲此一小龍。百千梵王皆作是請。時龍王出七寶臺。奉上如來佛。告龍王不須此臺。汝今但以羅刹石窟持以施。我龍歡喜。云云爾時如來安慰龍王。我受汝請。坐汝窟中。經千五百歲。佛湧身入石。猶如明鏡。人見面像。諸龍皆現。佛在石內。映現於外。爾時諸龍合掌歡喜。不出其地。常見佛日。爾時世尊結伽趺坐在石壁內。衆生見時。遠望即現。近則不現。

現顯音通

法顯傳述作
近嘗從
法顯傳繫
作及

諸天供養佛影。影亦說法。又云。佛躋巖石之上。即便成金玉之聲。高僧傳云。惠遠聞天竺有佛影。昔爲龍所留之影。在北天竺月支國那竭呵城南古仙人石室中。云云又法現西域傳云。至那竭國界。那竭城南半由旬有石室。博山西南面佛留影。此中去十餘步觀之。如佛真形。光明炳着。轉遠轉微。諸國王遣工摹寫。莫能髣髴。國人傳云。賢劫千佛皆當於此留影。影之西百步許有佛在時剃髮剪爪之地。云云星函西域記第二卷云。昔如來在世之時。此龍爲牧牛之士。供王乳酪。進奏失宜。既獲譴責。心懷恚恨。以金錢買花供養。授記卒堵婆。願爲惡龍破國害王。特趣石壁投身而死。遂居此窟爲大龍王。適起惡心。如來鑑此。變神通力而來。至此龍見佛毒

心遂止。受不殺戒。因請如來常居此穴。常受我供佛言。吾將寂滅為汝留影。汝若毒忿。常觀吾影。毒心當止。攝神獨入石室。遠望即現。近則不現。又令石上釐為七寶。云云已上皆經文大略如此。海東人名此山為阿那斯。當作摩那斯。此龍為魚。蓋取彼北天事而稱之爾。

臺山五萬真身

按山中古傳。此山之署名真聖住處者。始自慈藏法師。初法師欲見中國五臺山文殊真身。以善德王代貞觀十年丙申。唐僧傳云從三國入唐。初至中國大和池邊石文殊處。虔祈七日。忽夢大聖授四句偈。覺而記憶。然皆梵語。罔然不解。明旦忽有一僧。將緋羅

金點袈裟一領。佛鉢一具。佛頭骨一片。到于師邊。問何以無聊。師答以夢所受四句偈。梵音不解為辭。僧譯之云。呵囉婆佐曩。是日了知一切法。達嘍哆佉嘢。云自性無所有。曩伽吧伽曩。云如是解法性。達嘍盧舍那。云即見盧舍那。仍以所將袈裟等付而囑云。此是本師釋迦尊之道具也。汝善護持。又曰。汝本國良方溟州界有五臺山。一萬文殊常住在彼。汝往見之。言已不現。遍尋靈迹。將欲東還。大和池龍現身請齋供養七日。乃告云。昔之傳偈老僧是真文殊也。亦有可囑創寺立塔之事。具載別傳。師以貞觀十七年來到此山。欲觀真身三日。晦陰不果而還。復住元寧寺。乃見文殊。云至葛蟠處。今淨岵寺是。亦或傳後有頭陀信義。乃梵日之門人也。來

新羅淨神大王云云須參觀次條實叱徒太子傳記川叱徒音通照當作照蓋避昭作照耳燧同照高麗成宗二年改漢州稱河西府五年復舊名註誤矣戊申二字古記無之當削若曰云云考按難解太和唐文宗年號

其元年丁未即為與德王即位二年後於孝昭王即位壬辰實百三十五年也

尋藏師憩息之地。創庵而居。信義既卒。庵亦久廢。有水多寺長老。有緣重創而居。今月精寺是也。藏師之返新羅。淨神大王太子寶川孝明二昆弟按國史云新羅無淨神寶川立寺明三父子明文然此即位四年乙巳也。王名與神光之本名隆基。神文政明字第二子也。聖德之兄。孝昭名理恭。一作洪。亦神文之子。神文政明字第二子也。聖德之神龍。年開土立寺。孝者亦不細詳。言作昭之龍也。記云孝明乃聖德而政。明神文立寺。孝者亦不細詳。言作昭之龍也。記云孝明乃聖德而神龍。年開土立寺。孝者亦不細詳。言作昭之龍也。記云孝明乃聖德而也。王到河西府今河州亦有河西郡是也。一世獻角干之家留一宿。翌日過大嶺。各領千徒到省烏坪。遊覽累日。忽一夕昆弟二人密約方外之志。不令人知。逃隱入五臺山。古初王隱山中。恐此文大是還國。二太子到山中。青蓮忽開地上。兄太子結庵而止住。是日寶川庵向東北行六百餘步。北臺南麓亦有青蓮開處。弟太子孝明又結庵而止。各勸修業。一日同上五峰瞻禮。次東臺。滿月山有一萬觀音真身。現在南臺麒麟山。八大菩薩為首一萬地藏。西臺長嶺山無量壽如來為首一萬大勢至。北臺象王山釋迦如來為首五百大阿羅漢。中臺風廬山亦名地廬山。毗盧遮那為首一萬文殊。如是五萬真身。一一瞻禮。每日寅朝。文殊大聖到真如院。今上院變現三十六種形。或時現佛面形。或作寶珠形。或作佛眼形。或作佛手形。或作寶塔形。或萬佛頭形。或作萬燈形。或作金橋形。或作金鼓形。或作金鐘形。或作神通形。或作金樓形。或作金輪形。

栢疑杵訛

來字難解

或作金剛栢形。或作金甕形。或作金鈿形。或五色光明形。或五色圓光形。或吉祥草形。或青蓮花形。或作金田形。或作銀田形。或作佛足形。或作雷電形。或來湧出形。或地神湧出形。或作金鳳形。或作金烏形。或馬產師子形。或雞產鳳形。或作青龍形。或作白象形。或作鵲鳥形。或牛產師子形。或作遊猪形。或作青蚘形。二公每汲洞中水煎茶獻供。至夜各庵修道。淨神王之弟與王爭位。國人廢之。遣將軍四人到山迎之。先到孝明庵前呼萬歲。時有五色雲七日垂覆。國人尋雲而畢至。排列鹵簿。將邀兩太子而歸。寶川哭泣以辭。乃奉孝明歸卽位。理國有年。記云。在位二十餘年。蓋崩年。壽又神文。無文。弟爭位。未詳。以神龍元年乃唐中宗復位四年也。乙巳三月初

四日始改創真如院。大王親率百寮到山。營構殿堂。并塑泥像。文殊大聖安于堂中。以知識靈卞等五員長轉華嚴經。仍結爲華嚴社。長年供費。每歲春秋。各給近山州縣倉租一百石。淨油一石。以爲恒規。自院西行六千步至牟尼帖。古伊峴外柴地。十五結栗枝。六結坐位。二結創置莊舍焉。寶川常汲服其靈洞之水。故晚年肉身飛空。到流沙江外蔚珍國。掌天窟。停止。誦隨求陀羅尼。日夕爲課。窟神現身白云。我爲窟神已二千年。今日始聞隨求真詮。請受菩薩戒。既受已。翌日窟亦無形。寶川驚異。留二十日。乃還五臺山神聖窟。又修真五十年。忉利天神三時聽法。淨居天衆烹茶供獻。四十聖騰空十尺。常時護衛所持錫杖。一日三時作聲。遶房三匝。

用此爲鐘磬。隨時修業。文殊或灌水寶川頂。爲授成道記。荊川將
圓寂之日。留記後來山中所行輔益邦家之事云。此山乃白頭山
之大脉。各臺真身常住之地。青在東臺。北角下北臺南麓之末。宜
置觀音房。安圓像觀音及青地畫一萬觀音像。福田五員畫讀八
卷金經仁王般若千手呪。夜念觀音禮懺。稱名圓通社。赤任南臺。
南面置地藏房。安圓像地藏及赤地畫八大菩薩爲首一萬地藏
像。福田五員畫讀地藏經金剛般若。夜□察禮懺。稱金剛社。白方
西臺。南面置彌陀房。安圓像無量壽及白地畫無量壽如來爲首
一萬大勢至。福田五員畫讀八卷法華。夜念彌陀禮懺。稱水精社。
黑地北臺。南面置羅漢堂。安圓像釋迦及黑地畫釋迦如來爲首

案上疑念古

直疑真說
院上疑如

五百羅漢。福田五員畫讀佛報恩經涅槃經。夜念涅槃禮懺。稱白
蓮社。黃處中臺。直□院中安泥像文殊不動。後壁安黃地畫毗盧
遮那爲首三十六化形。福田五員畫讀華嚴經六百般若。夜念文
殊禮懺。稱華嚴社。寶川庵改創華藏寺。安圓像毗盧遮那三尊及
大藏經。福田五員長門藏經。夜念華嚴神衆。每年設華嚴會一百
日。稱名法輪社。以此華藏寺爲五臺社之本寺。堅固護持。命淨行
福田鎮長香火。則國王千秋。人民安泰。文虎和平。百穀豐穰矣。又
加排下院文殊岬寺爲社之都會。福田七員晝夜常行華嚴神衆
禮懺。上件三十七員齋料衣費。以河西府道內八州之稅充爲四
事之資。代代君王不忘遵行幸矣。

岬押音通押
古韓語云岳
峴又巖以下
效此

溟州古河西府也五臺山寶叱徒太子傳記

新羅淨神太子寶叱徒與弟孝明太子到河西府世獻角干家一宿翌日踰大嶺各領一千人到省烏坪累日遊翫大和元年八月五日兄弟同隱入五臺山徒中侍衛等推覓不得並皆還國兄太子見中臺南下真如院堪下山末青蓮開其地結草菴而居弟孝明見北臺南山末青蓮開亦結草菴而居兄弟二人禮念修行五臺進敬禮拜青在東臺滿月形山觀音真身一萬常住南臺麒麟山八大菩薩為首一萬地藏菩薩常住白方西臺長嶺山無量壽如來為首一萬大勢至菩薩常住黑掌比臺相王山釋迦如來為首五百大阿羅漢常住黃處中臺風爐山亦名地爐山毗盧遮那

比疑北訛
相象普通

為首一萬文殊常住真如院地文殊大聖每日寅朝化現三十六形三十五萬六形見茲兩太子並禮拜每日早朝汲于洞水煎茶供養一萬真身文殊淨神太子弟副君在新羅爭位誅滅國人遣將軍四人到五臺山孝明太子前呼萬歲即是有五色雲自五臺至新羅七日七夜浮光國人尋光到五臺欲陪兩太子還國寶叱徒太子涕泣不歸陪孝明太子歸國即位在位二十餘年神龍元年三月八日始開真如院云云寶叱徒太子常服于洞靈水肉身登空到流沙江入蔚珍大國掌天窟修道還至五臺神聖窟五十年修道云五臺山是白頭山大根脉各臺真身常住云

臺山月精寺五類聖衆

按寺中所傳古記云。慈藏法師初至五臺。欲覩真身。於山麓結茅而住。七日不見。而到妙梵山創淨岩寺。後有信孝居士者。或云幼童菩薩化身。家在公州。養母純孝。母非肉不食。士求肉出行山野。路見五鶴射之。有一鶴落一羽而去。士執其羽。遮眼而見。人人皆是畜生。故不得肉。而因割股肉進母。後乃出家。捨其家爲寺。今爲孝家院。士自慶州界至河率。見人多是人形。因有居住之志。路見老婦。問可住處。婦云。過西嶺有北向洞可居。言訖不現。士知觀音所教。因過省烏坪入慈藏。初結茅處而住。俄有五比丘到云。汝所持來袈裟一幅。今何在。士茫然。比丘云。汝所執見人之羽是也。士乃出呈。比丘乃置羽於袈裟闕幅中相合。而非羽乃布也。士與五

比丘別。後方知是五類聖衆化身也。此月精寺慈藏初結茅。次信孝居士來住。次梵日門人信義頭。隨來創庵而住。後有水多寺長老有緣來住。而漸成大寺。寺之五類聖衆九層石塔皆聖跡也。相地者云。國內名山。此地最勝。佛法長興之處云云。

南月山亦名甘寺

寺在京城東南二十許里。金堂主彌勒尊像火光後記(以下一葉闕佚)

女龍女二親爲二女創寺因名之。境地異常。助道之場。羅季殘破久矣。衆生寺大聖所乳崔殷誠之子承魯。魯生肅。肅生侍中齊顏。顏乃重修起廢。仍置釋迦万日道場受朝旨。兼有信書願文留于

本條首闕蓋
記慶州天龍
寺事

逆遞音通

寺既卒。爲護伽藍神。頗著靈異。其信書略曰。檀越內史侍郎同內史門下平章事柱國崔齊顏狀。東京高位山天龍寺殘破有年。弟子特爲聖壽天長民國安泰之願。殿堂廊閣。房舍厨庫。已來興構畢。具石造泥塑佛聖數軀。開置釋迦万日道場。既爲國修營。官家差定主人亦可。然當逆換交代之時。道場僧衆不得安心。側觀入田稠足寺院如公山地藏寺入田二百結。毗瑟山道仙寺入田二十結。西京之四面山寺各田二十結。例皆勿論有職無職。須擇戒備才高者。社中衆望。連次住持。焚修以爲恒規。弟子聞風而悅。我此天龍寺亦於社衆之中。擇選才德雙高大德。兼爲棟梁。差主人鎮長焚修。具錄文字。付在剛司。自當時主人爲始。受留守官文通。

示道場諸衆。各宜知悉。重熙九年六月日。具銜如前署。按重熙乃契丹興宗年號。本朝靖宗七年庚辰歲也。

鑿藏寺彌陀殿

京城之東北二十許里。暗谷村之北有鑿藏寺。第三十八元聖大王之考大阿干孝讓。追封明德大王之爲叔父波珍。喰追崇所創也。幽谷迴絕。類似削成。所寄寘奧。自生虛白。乃息心樂道之靈境也。寺之上方有彌陀古殿。乃昭成一作聖大王之妃桂花王后爲大王先逝。中宮乃充充焉。皇皇焉。哀戚之至。泣血棘心。思所以幽贊明休光啓。立福者。聞西方有大聖曰彌陀。至誠歸仰。則善救來迎。是真語者。豈欺我哉。乃捨六衣之盛服。罄九府之貯財。召彼名匠。

勝覽二十許里作三十喰當作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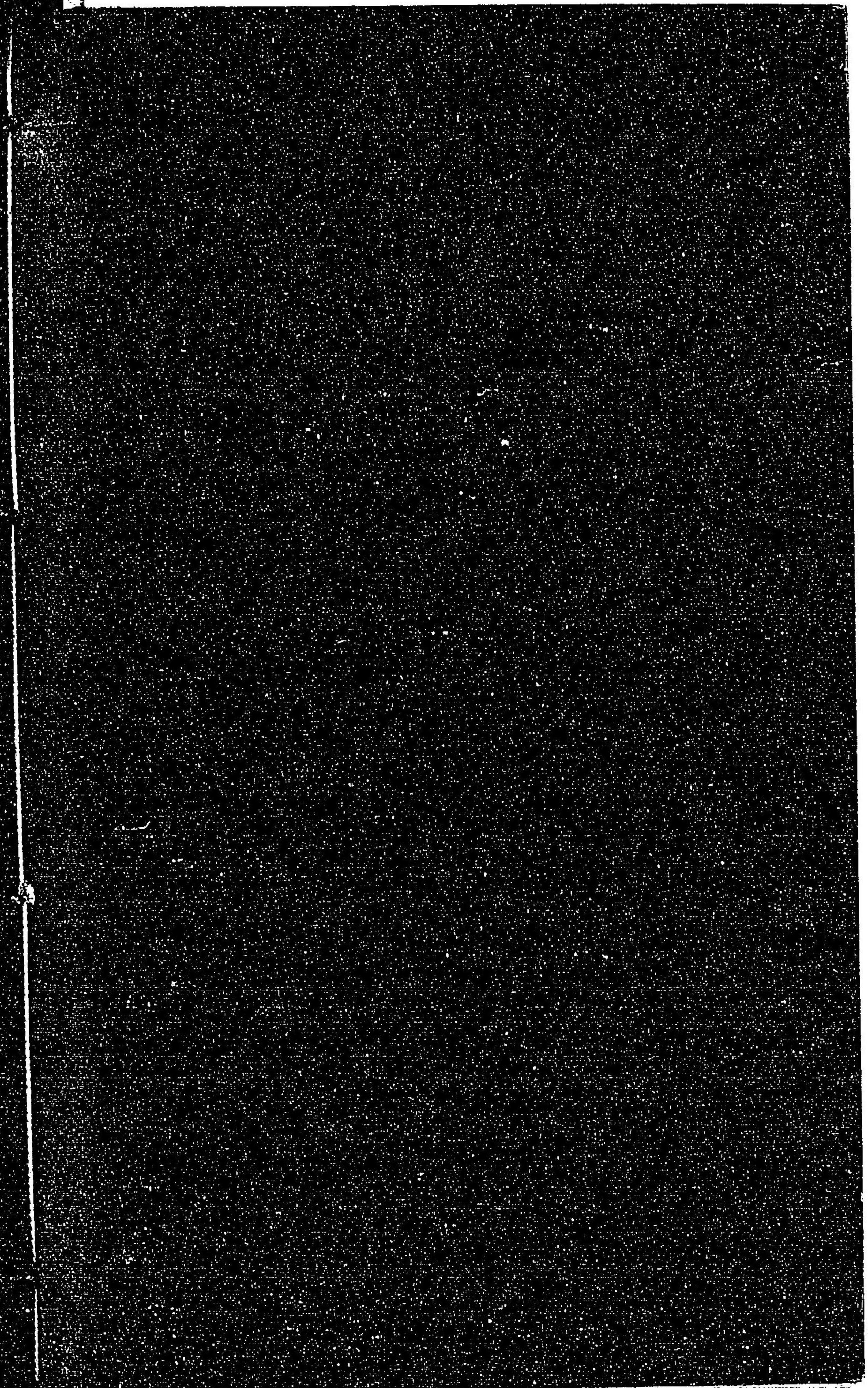
教造彌陀像一軀。并造神衆以安之。先是寺有一老僧。忽夢真人坐於石塔東南岡上。向西爲大衆說法。意謂此地必佛法所住也。心秘之而不向人說。崑石巉崿。流澗邀迅。匠者不顧。咸謂不臧。及乎辟地。乃得平坦之地。可容堂宇。宛似神基。見者莫不愕然稱善。近古來殿則壞圯。而寺獨在。諺傳太宗統三已後。藏兵鑿於谷中。因名之。

伯嚴寺石塔舍利

開運三年丙午十月二十九日。康州界任道大監柱貼云。伯嚴禪寺坐草八縣。今草溪寺僧偏遊上座年三十九。云寺之經始則不知。但古傳云。前代新羅時。北宅廳基捨置茲寺。中間久廢。去丙寅年

中沙木谷陽孚和尚改造住持。丁丑遷化。乙酉年曦陽山競讓和尚來住十年。(以下二葉闕佚)

三國遺事卷第三終



221.03
I 764
T